



南冥別集
地

又 7
4097
2



門又伊7
號4097
卷3-2



南冥先生別傳卷之四

師友錄

此卷所錄亦皆先生道義之交

金三足堂

墓碣

南冥先生

公諱大有字天祐系出金官駕洛國首露王之後也
自號三足卜年七十有四友人南冥曹植誌之曰如
公可謂蓋世之雄也當谷雲門今也則亡吁可惜也
先大夫提學公娶司導寺正高台翼女生公諱駿孫
王父執義公諱孟曾王父曰克一節孝先生其人也
叔父曰駟孫濯纓先生其人也燕山政亂濯纓就市



門禍並起公與提學公俱謫湖南丙寅改王 息啟
如初明年丁卯公中廷試壯元直赴進士科永歸田
舍以奉兆墓時 上方求行誼之士鄉里推公第一
拜典牲署直長是年遂登第拜成均典籍遷戶曹佐
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又遷為正言辭不就除恭原縣
監兼春秋居三月而化行邑人視如神明因謝歸家
食時群小用事指為偽學盡收其官爵科第乙巳年
復授紅牌未幾還收之遂以疾終于雲門山牛淵之
三足堂是年壬子葬于堂北之金谷公娶縣監李樛
女無子女越四年乙卯夫人繼逝祔于墓左夫人素

不慧群妾侍之若婢幼之事嚴主遇僕隸皆得其懽
心內外雍穆以御于鄉黨者實自刑家始也傍室子
有二人焉曰成曰生俱有幹蠱之材柴毀滅性生不
世成仆地感也成娶僉使李世詮女有子曰津女嫁
郡守李鶴世生娶二相李長坤女有子曰一陽女未
歸老夫保人蓋寡獨許以天下士者公也甲視之則
容容大雅討論經史之弘儒也乙視之則伉伉長身
射御不違之豪士也獨處書堂長歌慢舞而家人莫
窺其意者有樂於素性而詠歌舞蹈之時也委質林
泉於釣於獵而時人猶認為放者無悶於遯世而沉

冥韜晦之事也自我同德者觀之則辨局究深勿勿
乎其仁也言論激昂倜儻乎其義也好善而獨善弘
濟而自濟命耶時耶箕箒之婦未足以文繡華袞談
龍畫蛇者非吾之拙耶銘斯強顏銘曰金谷有原雲
門之壑蘊吾良人載之以華岳各高萬丈封之嵩四
尺誰其守者襄陽一片石

遺事

己卯之禍金大成湜亡命嘗抵三足家以賤服拜於
門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
為且累及於人耶南冥聞之曰天祐此事義則義

矣無奈於情忍乎

三足嘗出獵在山中聞 中廟訃音即解六箇鷹條
放之而歸

三足嘗自詠曰即山而獵即溪漁漁獵非開歟與魚
剩得溪山為我有故憑漁獵送居諸

南冥先生嘗訪三足堂共宿中夜為忘了方覺者呼
其字覺其購曰余忘了不告也聞朝廷將以公為
持平朝夕定擬望云三足遽蹶然起曰此誰之言
南冥大笑三足頽然還卧亦笑曰此客亦誑我也
南冥言渠有才器常思施用故吾以此試之果為

官爵動了

南冥先生與三足共坐幹奴請有復三足將欲出與語南冥曰此老有何措置事與奴密語三足曰有人賣一水田與吾田連陸不可不買也其不為邊幅如此

南冥先生曰三足常言雖遇難事一思之再思之則有何難知事也然渠不事學問之功於義理難解處或不能辨析分明也

又曰天祐臨終命婢僕動樂而逝人死何必如此恐不免為死生動了也渠不學故如是

南冥先生常擬三足堂有廊廟才蓋其有許多手段才局也

鄭寒岡曰三足先生內蘊經濟外事沉冥

李黃江

墓碣

南冥先生

君諱希顏字愚翁系出江陽老諱允儉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王父諱順生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曾王父諱智老贈通政大夫兵曹叅議金紫光祿大夫景芬為始祖叅議公之六世祖也同知娶左議政崔潤德

之孫參軍季漢之女生希曾希閔及公希曾為弘文
館修撰希閔為吏曹正郎皆早歲公娶左議政權軫
之孫通政大夫龜城都護府使仲慎之女有一女適
縣監李公輔之子士人得蕢又有小家子彭考屬醫
局後娶李漢禎之女無子女夫人甫上笄配公殆五
年矣秭屨麻衰枕塊奠酌首不加梳口不入漿絕而
復蘇者數便欲自絕矢與同穴竭力鳩資冶金伐石
索余以文植之於君義均兄弟情阮辭塞筆不能步
粗叙其槩公纔十歲能綴文十四中司馬試選屢捷
魁科皆北於春宮以遺逸舉始授典獄署叅奉閱數

月而歸又授掌樂院主簿除高靈縣監二年辭去後
授造紙署司紙陞軍資監判官未二年而退己未下
月終于城山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葬于烏棲之大
塋下先夫人之右其老慈友于之誠篤善好學愛人
勤物之心殆無與比援而止似柳下惠通而知類陳
同父有衛道之志望道而未之見者也才無弓馬絕
出武列終不為世用遺豹一斑人所惜也至情無文
茲不能撰

遺事

黃江自言吾少時性愚騃及讀論語豁然開明

黃江嘗與南冥遊頭流山登東嶺嶺曰三呵息峴黃江乘剛而馬獨鳴鞭先登立馬第一峯頭下馬據石而揮扇衆皆寸寸而進人馬汗出如雨良久乃至南冥忽面折黃江曰君憑所乘之勢知進而不知退能使他日趨義必居人先不亦善乎黃江謝曰吾已料君應有峭說吾果知罪

李希顏以薦起為高靈縣監司鄭彥慤邪人也嫉害其賢臨之甚威希顏棄官去彥慤啓請治罪戶曹判書趙士秀於 經筵亦啓曰守令不能治官使庫藏蕩竭至不能為計輒棄官去罪莫大焉今

年凶民困中外玩法請如彥慤啓掌令柳仲郢進曰凡守令貪瀆虐民者必不能棄官能棄官者必不至貪瀆虐民也且 朝廷待士當崇禮節以養廉恥要不可束縛今希顏以遺逸起一棄官而遽繩以重律恐傷朝廷待士之禮 上曰掌令言固善然判書之啓切於揀時不可不從希顏由此遂廢士林惜之

南冥先生與黃江為知己友內外與通

松溪申先生曰三足有軒豁不拘底氣守南冥有雪天寒月底氣像黃江有設施底大手時人謂善形

容三君子矣

成東洲

公姓成諱悌元字子敬系出昌寧高麗侍中松國之後府院君諱汝完生大提學諱石瑢是生都觀察使諱概是生校理諱熺是生校理諱聃年是生長興府使諱夢宣於公為考妣趙氏府使瑞鍾之女以正德丙寅二月生公少孤力學卓犖不群年十五六即有志聖人之學聞柳籀得金佐郎完弼性理之傳挾大學請教柳公疑年少拒之十往不懈始得見遂潛心服膺益聞所未聞遍友當世聞人求正所學尤善訓

誨後進多有成就之效嘗苦濕氣交戰窮日夜流汗滿體乃廓然自是思慮專精一至力行於經務接要旨不拘口讀為文汪洋大肆自成一家至於醫卜地誌之末無不涉獵雖任放自晦危微思辨之際幽獨戒謹之地有他人所不及知者雅不喜舉業知母夫人樂於善養也夫人當暑病革公晝不偃息夜不瞑目者數月自終三月不懈至三年不脫經帶遵禮不過性敦友悌推祖業田若家與寡妹身歸公州先塋之下結草廬以居饋粥或不繼夷然不為意地主高其義以誠孝聞 朝廷舉遺逸即除軍資監主簿異

數也俄拜報恩縣監因俗為治施設有方自奉甚薄
撫字甚勞人不困而上供不匱流亡四集焉嘗投紱
歸半途老幼泣踰遮馬首成群圍擁還縣雖古之載
鐙留鞭不是過也縣在俗離山下暇日輒屏騎從倘
佯嘯傲於其間悠然有匡廬武夷之趣始之起也為
恩命不可不承且嫌自高遠考滿有使臣奏政最
命陞叙而徑還舊廬尋輟道終焉之志嘉靖己未
五月甲申考終享年五十四東洲笑仙其自誦也亦
可見軒昂灑落之意公少嚴毅儕類所畏憚晚更和
易無賢愚咸親戴之噫以公之宏量積學只見施於

邑豈獨公之不幸也凡再娶無後平日遊從之士哀
財殯葬一從古禮茲亦不幸之幸也後必有興慕於
異代者斯不可以不誌

遺事

公雅厭科舉之業一意古道精思力踐務為心得不
拘於末節知之者識其有春風浴沂之趣不知者
亦皆曰一世之逸民也

子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頽
卧沉眠數日子敬徹十五夜眠食如常

子敬為報恩縣監成先生運居俗離山下構草堂未

緝子敬以官本手往畢其功成聽松聞之語一儒
曰縣監以官本手後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耶
其儒以朱晦庵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是未安
矣晦庵謀構精舍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
庵曰吾寧不立精舍矣聽松此語與此事正合然
安撫使今之觀察使也為一道主動一道力為一
精舍誠未安矣若守令則非觀察使糾檢之比也
以其餘力助一草堂何害於義古人有創築室廬
而居隱者不聞有後賢非之也

成先生運隱俗離安靜恬淡琴書日樂曹徵士樾仲

嘗來訪山中子敬適左座及至相會樾仲與子敬
初面接話親熟有若舊交同歡數日樾仲將行子
敬預設餞席于中路獨追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
我俱中年各棲異鄉更面詎可期也子敬未幾下
世哀哉

南冥先生訪大谷于三山時東洲以邑宰來見南冥
戲之曰翁乎胡不歸乎東洲指大谷曰為此老所
挽耳南冥曰此老其能繫維之耶東洲慙謝

子敬秩滿歸故林因遊伽椰大谷先生以詩送之曰
南向伽椰馬足輕遙期處士此相迎鍾山若問躬

耕叟為報年添病轉嬰按此處士指南冥也豈南冥始見東洲臨別約與之

同遊伽伽也與

南冥先生入俗離山訪成大谷時因與東洲臨別期

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伽之海印寺及期大雨

連日南冥先生冒雨而行及至寺門成先生已到

方脫蓑衣云

金七峯

家傳略

公諱希參字師魯家在七峯山下因自號七峯山人嘗以進齋名其書室辛卯中司馬庚子登文科出身

時考官慕齋金先生安國得其對策喜曰必士人也

遂得舉慕齋又力薦之選槐院與河西金先生麟厚

相與交契甚深公常杜門自守不喜交遊河西嘗言

慕齋之賢勸之往見而公亦不即從後因公事始造

其門乙巳以後世道艱危公益自晦每公退杜門絕

迹未嘗尋訪人人亦無來訪者門庭常闐然以此經

歷危險而得免於世禍為正言時忤陳復昌出為高

山察訪未幾還朝歷官吏兵曹郎以多病告未嘗久

於其任辛亥受敬差之命踏驗災傷於慶尚右道

辭朝政丞李苞謂曰國計方不足公復嚴劾將孰

作荒者若將荒作熟者按事精明州縣憚其風采莫
敢欺瞞深山窮谷靡不親歷按劾數邑皆將荒作熟
者也 廟堂不悅寢其事公按事時訪南冥曹先生
于雞伏堂南冥知公有歸田之計因勸其早決云癸
丑拜司饗院正以病求外補授三陟府使為政以慈
詳愛民為本不施鞭扑而吏民愛戴治為一道最府
中有白雉岐麥之瑞府人欲獻于 朝公止之戊午
因御史狀啓以善政陞通政大夫己未以疾還鄉庚
申九月終于正寢享年五十四公於物絕無嗜好田
園財產之類無一留意至於文房之器亦適已而未

嘗留意其間接物之際一以至誠人無老幼貴賤惟
恐有傷其意常時言語恂恂若無甚可否而至於
非所在則斷然堅執人莫敢回奪公嘗卜一妾金河
西曰公內子提挈群稚子窮困家居公遽有妾媵自
享飽煖之樂於公安乎公矍然遂棄之河西每稱其
難備然一室左右書籍每中夜起坐儼然壯肅誦
聖賢訓辭至暮年猶然愛誦大易及庸學語益之說
嘗曰每於中夜室人寢息之後獨坐誦大學知止章
殊覺意思明快也事親極其孝於宗族盡其誠有一
廢兄希賢居處遊學未嘗不相隨希賢亦至誠事公

公歿白筮三年如執親喪待子弟惟勸勉義方未嘗
嚴加訶責而至於非義之事則皆畏公之知而不敢
為也於祭祀極其誠敬自初至終未嘗少懈至晚歲
多病或使子弟代行而公危坐致敬至於終事亦未
嘗少忽也襟韻飄洒雅好佳山水雖遊宦榮達而其
志超然常在軒冕之外晚歲還鄉種松蒔竹為終老
之計卜地於郇水之濱將築書室未就而終公有四
子長宇弘牧使次宇宥副提學次宇容監察次宇顯
參判

遺事

公有藻鑑能知人邪正尹彥久立朝之初言論頗清
疎人或見欺而公獨知其懷姦絕不與交

公與南冥先生志實同趣雅敬重嘗訪於兔洞贈之
以詩曰古人好靜坐今日見夫君

七峯歿南冥先生作挽詩其一聯曰頭白故人三百
里憶君何處見揚休

朴道遷堂

家傳略

公名河浚字應年八歲好讀書通大義動靜威儀
已有成人模樣既長力學不倦通舉業丙子中司

馬後累舉不第遂築室于雲門山下訥淵之上自號
逍遙堂性本柔直不形喜怒居家有法處鄉以寬人
皆愛慕年近七十丁內外艱身不脫經哀毀終制待
其二弟終始和悅孝友之行人無間言朝廷聞其學
行累除監後奉事司評皆不就樂善好學行出等夷
韜光草野不愠不知與金三足堂郭警齋相友善南
冥先生亦推許之年八十二而終鄉人立祠俎豆之
其享祀文曰德冠鄉國儀範後昆

遺事

三足與逍遙堂交契甚密居又相近每朝暮相訪嘗

吟贈一絕曰訥淵之水達愚淵欲訥如愚聖所傳
漁釣十年來往此愚於人事訥於言

公衰老持服執禮尤嚴足未嘗出廬外三足思之不
得常見吟短律以自遣曰立石愚淵上下亭竒觀
難弟亦難兄閑來每共聯床卧興至長同踏月行
物外已知丘壑重人間尤覺鼎鍾輕自從草土君
持服白髮溪山吊影形

郭警齋

萬曆五年夏察訪郭懷瑾狀先司諫來視曰惟先生
能重哀吾父心迹其必能有以發之敢以請嗚呼尚

忍言哉謹按其世曰郭氏出玄風為望族世居清道
郡之大坪村有諱成巳司醞署直長生諱孝元長著
訓導訓導生諱遠寧司宰監僉正聘永川金氏忠順
衛哲端之門弘治壬戌十月八日公生永川蒼水里
第諱珣字伯瑜其官曰嘉靖戊子文科第幾名乙未
成均館博士校檢戶曹佐郎丙申直寶縣監壬寅典
籍刑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持平癸卯舒川郡
守甲辰司藝司成掌令乙巳司諫相禮弘文館校理
知製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七月告身
盡梳越二十四年戊辰職牒還授其葬曰乙巳九月

十五日在理而終靈柩之南也宋主庵遺子應慶致
真祿又為之喪具以送李公潤慶浚慶鄭公源宋公
麒壽李公若海沈公達源李公弘幹鄭公浦助以衣
服米布紙席其賻不以名者亦多次于中原灘叟公
為文以祭而哭之慟資以糧饌人馬及葬成聽松作
主寄焉重吉公牧星山朝夕祭粒月致不絕明年十
二月十七日寔龜龍山五福洞之卯向原至其德行
則不可一二舉少瑩秀稍長勇逸乘木屐踔牆屋如
飛人皆異之年及成童始就學自是連捷發解聲號
聞嶺外先大夫卒官于都既挽輦歸故里貧無以為

葬破產負土而營之喪制一依文公家禮鄉人談其
孝籍籍夙興冠帶謁祠堂仍省大夫人風雨不廢常
曰男女七歲坐不同席內外不可不別雖姊妹之家
亦未嘗入內御掖獲寬而在先世老僕不曾各呼上
下皆得其歡心有寡妹無庇輒指其家表姪輩食貧
割田分畀之凡饋遺非親舊不受受必盡獻大夫人
媳婦李氏製衣以進頗精細卻之才出任便乞養專
城以行其志任五期而罷受而不辨至家屢空晏如
也乃於雲門山中占一區曰東京丘有水石林壑之
趣遂手誅茅墾土翬然為終焉之計辭臺職復為郡

柳起俱至絃誦偕作未幾被 召稚耄咸啼願借立
朝神相毅然望之知其有大丈夫之風焉常喜讀庸
學尤好中庸公退必讀二十遍雖夜必盈其數而就
寢侍 書造有言為學必以敬為本而人君之學與
羣布不同云云 仁廟歎賞不已命書以入竭誠諫
職有懷必達當事不避始終如一所撰疏劄深見嘉
納辭疾回鄉行李草草如布衣時幽谷館夫遮馬揮
之曰司諫行且至不可入矣在山寺承聞 晏駕北
向哭絕而蘇者三奔哭 闕下歸稟大夫人曰權判
書貢一言為不負國大夫人在兒未敢爾金吾之來

祈訣母不可大夫人出路傍公拜拜跪曰何虞勿念
向廟又拜拜去顧察訪曰吾不克終孝吾罪也吾非
好學致汝其讀書無怠至新寧勅諸弟曰善事老母
吾無累汝也先業不敷只遺懷瑾書冊可矣每早少
梳髮聞慶宰趙應世曰何心為此公笑之至安係驛
命諸子名字入錦衣衛但曰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古
今通義容有一寸邪意遂閉口不言曹南冥語諸生
曰郭某不愛官爵好賢樂善使遇可為之時必能為
國做事其不素餐明矣灘叟公謂權相公曰郭伯瑜
其直如矢其亦可謂知言也與嗚呼公以強項直躬

之資有聞義見善之識直其不容於叔世而至教其
身而後已焉則天之不可諶也甚矣雖然天未嘗不
定 明廟晚年大悟今 上首發大需而察訪益幹
蠱之才需錄用之恩護同氣以克家飭一己以奉公
茲蓋公之遺教有以使之而其實天也非人也嗚呼
休哉

遺事

南冥先生嘗訪三足堂邀伯瑜來會伯瑜即馳往騎
一牝蹄帶一壺酒而行到三足堂言路間過多人
防川喫午飯處其中年少者多言此等人行色不

似兩班何敢衆人喫飯而不下馬至欲打下馬若
千人呵止得免來南冥曰捉下打了則何曰人衆
打了只當受之奈何南冥曰公行色草草太過以
先人遺體受其歐打可乎此不可不慮也伯瑜曰
後當戒之

其享祀文曰貫冬松柏不凋不疾鴻漸未久七得於
後

丁游軒

先生諱燠字季晦號游軒姓出昌原遠祖光純仕新
羅為大相曾祖諱旱雨以孝友特異薦於朝授職豐

儲倉副丞祖諱暉典牲署主簿考諱世明四山監役
孝友傳家三世行誼具於慕齋金相國所撰監役公
墓誌中監役娶議政府左議政權擊之女壻掌隸院
司議金壽亨之女以弘治壬申二月十三日丙戌生
公始公放過蒙訓已踰就傳之年嘉靖甲申由監役卒
於京第從伯氏附柩南來伯氏聞公失學香火之暇
欲授之學鄉遠無書偶得宋史一帙始與之讀日覺
其領解及期已曉文義自嗜不懈除還京猶從伯
氏登第公益自力焉志存遠大丙申秋 中廟試諸
生于慶會樓北苑立諸生燭刻以論頌唱按四人而

南齊別集卷四
公亦與焉時年二十五矣選補承文院正字序遷著作已亥母夫人棄養伯氏佐幕嶺南公獨遭罔極既括髮病遂作水漿不入口幾絕者累矣伯氏奔臨哭擗且撫強以飲餒及發引親舊咸言其未可就途必欲留公調護公曰既無所逮及又離吾兄而猶望生全乎匍匐隨之達于壠側較得分痛之力僅僅支綴始克襄事逮者將周伯氏毀瘠已甚纒經祥練遂卧不救公之哀痛為如何哉殯于廬側製麻而哭之大事自致之餘不諉以無財等以油灰礮石封墓無所不盡其誠辛丑春制畢蒙叙仍居墓側至冬陪寡嫂

返主于京同爨如舊俸祿入于嫂氏出入必稟命焉人益推服由著作至博士壬寅陞承文院校檢拜禮曹佐郎 經席有以公之孝弟聞者特加嘉獎焉癸卯夏為成均館典籍甲辰拜司諫院正言陞禮曹正郎遷兵曹正郎歷校書校理刑曹正郎拜司憲府持平遇事論難上劄直言屢受 罷允乙巳復兵曹正郎又拜司憲府持平兼春秋記注官 中廟新陟明聖時潛違疾自內拘忌欲輟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 慈旨其如修齊何如 仁廟但為之改容一日

正言李輝來見正郎李中悅時 明廟患疫甚苦中
悅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
抱甚惡輝答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為如此論
也後中悅來見公曰李輝誤入矣所論不正公曰父
死子繼兄亡弟及古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
議 中廟既葬卒哭而 上之執喪逾制日就難全
群臣庭立泣請累日 上意猶堅有議特推入外舅
反覆悲謝上下之情以冀萬一者兩司首負參聽而
來公奮然獨建所議苟且無謂夫君父也臣子也阻
之内外只憑宦寺僅聞君父之儀此叔季危亂之機

一二大臣誰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彼哉亦有宗室者
舊其視外舅孰親孰疎我邦不親內宗而重外家上
下之偏失今為 國家莫大之虞而猶循其失於正
始之日可乎公請入藥房參視劑藥有阻以不可者
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弒書之君父之疾妄
之醫官可乎 仁廟以七月昇遐八月卜因山攢塗
未乾少有不死君父心者宜有所不忍遽也而罔或
敢以為言者公獨挺然抗疏以為送終大事也自天
子至於士喪制一定而不可易何汲汲犯禮之失而
冒不懷之嫌乎不報尹潔繼入文字而且曰 殿下

之臣惟丁燠一人而已拜議政府檢詳俄拜舍人
明廟幼冲不親萬機乘機備禍快其嚙者攘臂而堵
立雖公心迹昭然冰炭之勢自不相容丙午罷歸南
原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彥懿上良才驛壁書大奸李
芑鄭順鵬等因以網打一時名流主庵宋麟壽李若
水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等連名貶竄公亦在其中初
配昆陽戊申後置巨濟其始也自分必死操心疾命
不喪素履累閱星霜泰然安之除文字外無所用心
旁取子史傳記之文勤苦讀之在謫十六年猶有倦
倦愛君憂國之誠顯於容形於體常草疏極陳時弊

將欲上達曹南冥往見力止之不果上著壯行通考
負暄錄各十餘卷彙分類輯皆切於觀覽既乃思其
枉費精力不若潛心聖賢之學蓋將用力於文字之
外而欲有所自得也不幸瘴海之中累屬死喪之患
愈遭愈酷憂懼成疾庚申七月初六日庚子卒于謫
中享年四十九矣遐邇驚嗟士友踴躍其年十月返
葬于南原府北院堂山先兆之下後二十三年壬辰
孤至遭後喪擇別地以公兆次水土淺薄遷于先兆
之後而同室焉坐乙向辛之原也公生質甚美天資
暗合於學問未嘗苦心潛研而孝弟忠信坦然由之

其得家度者亦多矣南原雖曰素鄉無先人舊宅其在憂廬欲營屋為喪畢安重之所公自以其意布置間架為同堂異室之制伯氏喜與之合伯氏諱煥方嚴正直抱負需時朝廷惜其未及於用屬望在公公能益自樹立不隕厥聲授之機要據經論事常自言吾之立朝言論文字皆自春秋發之與主庵宗先生久同臺憲動相契合不為激訐而亦未嘗依違朝廷倚以為重尹任嘗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不待完準而停啓主庵仕罷即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免為上計也公曰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

戴何為出此言也主庵慙謝不已及獄禍方嚴尹元衡欲脫於禍網令所厚名士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以尹生負稱猶昏夜潛來反覆禍福為言公佯諾而送之終不果往東裝待譴元衡雖不敢營救而猶未釋然忘公其在謫中亦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又有一人道其問訊請奉一字歸報相公且前且逼移時不去公以死自誓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人遷起其先後終始不肯自黜如此

遺事

鄭寒岡曰丁舍人以真西山仕於理宗朝為疑此是

南真別集卷四 二十一
發前儒之所未發

李一齋

碑碣略

盧守慎

先生諱恒恒之其字也姓李氏皇州人高麗星山府院君諱長庚之後考諱自英中司馬終義盈庫主簿妣完山崔氏昭慶殿叅奉諱仁遇女弘治己未生於漢都資稟剛毅器宇宏偉豪逸超凡勇力絕倫自幼嬉戲間里懾伏群兒長而好遊俠有橫鶩萬里之志角觝弓馬冠一時聞有劇賊叛奴必往制之早業武舉如南致昂致勤閔應瑞輩惟先生指揮人雖目以

狂荒而亦有知其為非常人時已廿八九矣伯父判書公召而訶警之屬有悔念矍然警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句讀所已解處晨夜不輟一日過鄰生高漢佐見辭上揭朱子十訓白鹿洞規恍若有省問此何為曰己卯學者課程也略為解其說先生慨然曰幾矣此生於是奮發激厲銳意求道登道峯山望月庵收心危坐或誦或思要必體認心得而已傍有坐禪與偕攻苦至淡三時禪或晝睡而先生精采強露會緇流闕堂且起視旋自訟曰心為形役烏乎故工凡不盥手服上服不敢對案行路旅店亦不廢嘗

於馬上執簡沉思忽犯辟僕繫馬而終莫之覺其刻
苦專著多類此間或後尹昂鍾城令閔箕羅湜遊自
言必見冲庵朝罷手大學步就老泉學矧予耽學曷
敢以緩及奉慈南來生理凋落謂不力於耕稼無以
供喪祭事育遂帶經董務一鼓其功如是者數年宿
負盡償資用有裕乃曰足矣舉以付之幹奴則規制
已定猶歲不匱其側室攝治事勤於農桑能豐貨殖
竟禁止之聞松堂朴先生有道重趺至一善久在函
丈乃辭歸然於本領上有契焉者常曰尋同志無益
不如端歛一室喫緊鞭辟當祭之時凡事必躬兕皿

什物務極蠲潔處弟姪盡友愛教督故弟常行業並
著至其臨下以莊僕妾有過必令改不改或至楚撻
無敢怨者卜得寶林山之麓築小精舍為藏修遊息
之所扁齋以一自享祀參謁之外未嘗不在是焉自
以不童過時恐分精力故不務泛濫記覽如程朱書
儘好者玩乃其志則全以孔孟為標準晚好讀易窮
畧達曙不燼不扇能自立師道提誨戒飭以變化氣
質為先在鄉黨禮義相遇遇惡人必開陳直斥每嘆
民德不厚諄諄懇懇以道守之一洞之人無不立祠宋
圭庵出按首訪溝道曰寶踐何必減張橫渠由是摺

紳後生方伯連率之南北者爭以後造其門為恥丙寅明廟憲經明行修之士朝廷舉先生為首七月授司畜乘傳詣洛陽遂入對陳進學致治之方上嘉納之尋除義盈庫令十月拜林川郡守特賜耳掩丁卯五月謝病歸上遣醫問疾今上即位除儀賓經繕工副正司饗正甲戌以掌令召上疏謝息陳言上心嘉之他日經筵有正學可賞之教七月除掌樂正蓋自是疾益甚凡五驛召不赴四遣醫不治惜哉竊意其道以及身誠意為本主敬窮理為要故積德之具不出四書而有餘希聖之功

只詠一字而靡欠其見於紙上則略無蹈襲架疊多自家體貼出未有與先儒成說或若相戾故博洽者常少之要其歸則無不合也

遺事

丙寅一齋以司畜 召至京師一日與南冥相見于子奎集一齋以師道自任與後輩講論義理南冥因杯勺戲之引臂握手曰此臂敦篤汝何不為汝之牛角弁逢此赧赧之事乎

李東臬忠定公

神道碑銘序略

盧守慎

公諱浚慶字原吉號東臯廣州人弘文館副修撰
贈領議政諱守貞之子甲子故荒隘門遇禍公方六
歲竄身于外正德丙寅中廟改玉始還京大夫人
申氏平山著姓高麗大師崇謙後也父尚瑞院判官
諱承演見公大奇之囑曰阿童完局不常終當遠到
大夫人母道尊愛教勅謹備孝經大學皆其口授常
曰寡婦之子人不與交必十倍勤學以母墜田服公
能敬承不出閭巷年十七八行成藝達乃遊學志不
在場屋專務為己動亦矩矱嘉靖壬午上上庠才學
著聞與伯公事大夫人承順就養有不安節躬湯藥

嘗進甲申春執喪毀瘠幾不勝宰相沈彥卿聞二公
名饋之肉乃時亡以謝辛卯登科屬槐院旋補史官
壬辰入玉堂生負李宗翼上疏詆金宗直之學且斥
時事執政大怒請鞠上召對二品三司官議具曰
當死公獨言此人論議乖僻誠可罪也然以言獲罪
恐非美事金安老許沆等深惡之癸巳再為注書後
序陞著作博士副修撰間與具壽聘赴夜對啓言罪
安處謙時無情被謫者多宜釋之以應天變時正擯
已卯謂公為灘叟先生從翁摘以成罪禡職朝夕且
得禍杜門對案日有程課丁酉三奸誅乃叙歷民部

天曹文學春官弼善掌令副校理軍器僉正副應教
應教輔德 中廟儲學日進博選僚屬知公善於勸
講久不遷辛丑陞直提學未幾超遷副承旨癸卯廷
試首選進階尋自右尹除祭酒講教不懈終始一期
見時習浮躁每與鈔靜甲辰朝議以中朝有難處事
遼公充告訃副使還拜小司寇當 仁廟初公言於
人曰宜早封太弟以定人心時尹元老有離間意識
者憂之一日諸宰會朝堂議其罪公引漢薄昭以明
之事得寢李苞林百岭忌公出為西伯禮法為治清
簡嚴正黜陟公明一路畏服及期大水拜疏請去職

即辜 上賜優答特借一年歲遂歛益薄自奉減衙
供誠一賑贍民賴以蘇戊申陞秩判戎曹歷栢司京
兆凡三載間置樞府者五庚戌五月謫報恩縣蓋苞
陳復昌交構而逐之也朝野驚惋辛亥遇赦還僑村
舍其冬叙知樞摠管壬子判集司卯酉剖析囹圄一
空時北鄙帥欲設鎮越境藩胡怨怒朝廷薦公巡邊
審視形勢曰幾誤事矣招撫饋饗邊心乃安還長御
史凡四秉風憲不尚矯激克持平允冬 上命逆廉
謹賜宴闕庭公當首舉移疾不進癸丑復入南省甲
寅改大宰久專銓權懼而謝病乙卯判水部改秋臺

五月倭寇湖南屠城戕帥報至京師大震公遣左右
防禦推公為都巡察使輒調發簡閱部署指授民不
知兵先自解散所以無塵剽之功公上章自貶庶幾
待罪自是寇自敗遁民乃奠居 上勞將士錫公表
裡乃分與將佐尋移起部擢右贊成特兼西曹公三
掌兵柄夙夜殫慮甄拔訓練必公必律軍政以舉辭
補養官曰臣少溫潤之容乏薰陶之術決不敢昵侍
元良誘掖成就不許戊午陞左轄卜為右議政庚申
陞左加世子傳冬辭疾特紆宸翰癸亥以脚疾辭不
允甲子有稱內使矯 旨者諫官言劄正大臣被

欺不悟請罷止適乙丑秋尹元衡有罪免進公上相
辭以前疾特給秩即疏請正其罪以安輿情繼率百
官庭請三日俞九月 上不豫中外危懼公嚴勅諸
衛上會議啓稟 上少間召大臣入卧內公引史官
大書以進曰 東宮久虛 聖念及此否後復表出
大學衍義建儲之說日便殿引見上之丙寅春請罷
新立科條及僧宗等事皆從之冬日灾求言上封事
極論君德國本 上嘉獎丁卯又辭不 允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 宣召公升 御床執手以泣請中
殿定大計令侍衛諸官具 世子儀物迺 上潛邸

宅恤翼室時倖革金集從駕或言以為功公曰事自
內定臣子何與人不敢復言當詔勅歷境禮并吉凶
且以新 君未受命事多裁抑公叅酌力辦多得其
可後許太史過國入必問領議政安否秋啓召還乙
巳人以禪新政冬又辭不 允戊辰春啓釋乙丁人
復爵放緣坐籍物公以年至乞致仕 命賜几杖辭
不 允迺是日略陳盃盤只邀耆舊宰相禮接使命
而罷時 仁宗祔文昭之議起公亦嘗以別祔為恨
請增構寢殿及考得其本義復啓五室不可加於是
物議崩騰斥公太甚公又上劄明其所以然終不務

勝以沮群情乞退 贈趙光祖官錄用鄭魯周後從
之後又請金完弼趙光祖從祀文廟不納庚午春三
辭不 允詣闕陳情又不 允前後答辭俞出俞懇
夏旱公請減常供及浮費且雪丁巳獄削李芑鄭彥
愨爵又曰灾收議條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
訟四事又請立正供都監以祛代納奸濫之弊皆從
之自三司即舍下及韋布請伸二柳削偽勲公曰與
諸宰劾章力論八月辭疾九月率一官固爭五月別
上劄自冬徂夏辭不已 上勉從云申夏疾極却藥
語子曰天祿已終豈可服此迨生第欲貢一言其章

之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為大二曰待下有威儀三曰辨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之私餘不及家事屏婦人遷正寢東首而逝寔七夕也嘗製深衣幅巾至是以襲之劉入教曰啓辭當省懿言其復有所言乎令承旨問疾已無及矣計聞上震悼命賜喪祭需輟朝三日遣近侍吊祭官庀喪事九月十九日葬公資稟既高學問有方處心正直寬平行已光潔峻整好善誠而明惡惡嚴而恕少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就從兄先生得聞趙靜庵餘論日用動靜恒加存省以致力於不欺之域惰慢鄙背不形于外守儉約絕玩

好惟以讀書為樂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錄常置案上将聖賢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而觀之倦則隸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不可使四支安逸也素喜古文尤愛左氏兩漢韓子以後世文卑弱不取且曰文章直工匠事耳及纂辭奮筆煨若不思渾浩疏通非雕篆者所及書畫音律無不曉暢恐其易流不以著意惟致美朝服如衣冠飲食亦皆慕效華制常以廢蓼義失榮養為恨對伯公嗚咽不自勝忌日必舉哀初度未嘗置酒聽樂友愛出天聯裾共被無須吏離所居阨陋樂與

南冥先生集卷四
二十九
連墻終不忍移及遭其喪服裹朝夕哭竟至喪明祠
堂未完盡心營飭祭則自為具以助嗣孫凡人有喪
竭力救之俸布賙惡無餘蓄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凡
紛華名勢辭一若將浼焉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肅然
有同寒素操履無玷痕評論無偏波故雖以安沆之
毒色復昌之亮樑通源之精能使之憂畏困橫而終
不敢有以加害正色獨立開誠布公文武隨用謀行
功從鎮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為一國安危真所謂社
稷之臣矣晚年收畜書籍帶籤滿架自云蒙天之祐
眼膜少銷汗青復展益知所未知以娛殘齡幸矣

遺事

南冥先生與李原吉少時情分甚厚常以頌象氣像
許之後登台鼎先生以書警之曰願公上竦如松
無為下蔓如藤

公兒時與南冥同學山中其嬉戲常以安社稷臣自
許謂南冥曰爾則枯死巖穴之人也後人以其言
為能自知而又能知人云

丙寅南冥先生承 召入京與原吉緣得一見而南
冥遽還原吉以書追謝曰一言未洽雲翩翩壞
虫黃鵠悲慕奈何

柳西厓成龍曰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數日 聖候
微不豫至是遽危惡大臣李浚慶沈通源請對引
入寢內 上在牀上已不能語李公大聲呼曰臣浚
慶入未願聞後事 上不對但微聞呻吟聲而已
浚慶泣呼不已時寢內設帷帳 王妃自帳內教
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向帳中俯伏
承命而退蓋 上於乙丑秋病篤大臣請後事
懿聖王后已下內旨於大臣已而 上疾瘳其
教封還於內外人無知者故至今更 命之既而
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陽元註書

黃大受至前泣謂曰速往社稷洞奉宮奉阿只氏
來陽元起出大受素有膽氣趨至前告曰此大事
也豈可以言語徃傳雖一二字願得 上旨而去
大臣始悟曰然招承傳色 啓之如大受言於是
自內書德興君第三子八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以
出遂付陽元以送時 上與兄河源君河陵君居
私親河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徃傳內旨司僕寺內
乘進輦將出大受又曰宮內有兄弟數人當舉簾
諦視然後奉迎遂進輦下審視環拜而行入自光
和門步由勤政殿東庭入喪次是日曉余在城東

家距闕頗遠聞變急赴至景福宮光和門外門洞開內無一人直入勤政殿百官及下人皆聚庭中喧闐雜亂無禁止者蓋倉卒之際人人失措禁衛警守之具當倍密於他日而其踈濶如此然李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之每哭臨自西賓廳錄事內人扶掖而出白鬚紅頰容貌絕異於人百僚望見莫不傾想以為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雖處置或踈而人不以為非時天使許翰林國到嘉平館聞喪深以國事為憂既而問譯官洪純彥曰汝國首相何人對曰李浚慶曰其人何如曰素有重

望為國人所信許公喜曰如此汝國無憂矣到京還歸之日百官班送於募華館前許公到李相前特下轎揖之而去其後見本國人問安否連稱好宰相云云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四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五

師友錄 此卷所錄皆是尊先生者然如蘇齋龜巖王侯恐不在弟子之列也

李龜巖

行狀略

丁焞

公諱楨字剛而生於正德壬申幼性敏學才業夙成十二歲魁本道夏課十七遊泮宮有聲稱適奎庵宋公謫公之鄉便從之受業焉嘉靖丙申春壯元別科已亥拜漢城府判官孤先訴權貴奪其家舍者堂上右勢公爭之不得辭以病去辛丑除榮川郡守甲辰乙巳 二聖繼陟公皆為之心喪三年考滿拜軍資

監僉正以滎川治最增一秩乞便養為善山府使民
有告姊速獄者周旋欲置之死監司信人言公察其
寃知不可爭解印而去庚戌丁外艱憂三年衰麻不
去身制畢由典籍陞直講司成與退溪先生為長貳
為諸生口講文諭不為備員討未幾補清州牧使政
成履聞 命賜表裡一襲甲寅以孝聞 獎加通政
乙卯錯突傷罷日奉養家食者三年己未擢入政院
嘗入直特 宣醞賜雙紉襖 命製二律以寒夜
賜毛褥宜獎忠孝臣為題以示眷注之意庚申陞右
承旨其請觀母也 上謂其有忠孝之性令下書監

司題給食物及還轉左承旨轉兵曹叅議尋拜大司
諫三辭不 允而就職數月以疾固辭適為上護軍
尋為慶州府尹治條既舉羅之諧王陵墓之廢圯者
皆為之封植於武烈王金角干庾信之墓為文以祭
之以其君臣相協統合三韓曾有功於斯民也又建
西岳精舍欲學者聚而讀書為及瓜而來由戶曹叅
議除順天府使寒暄金先生嘗講居城西玉川之上
累石為臺名以臨清日游息其中公首訪而遊為就
建景賢堂春秋虔祀立精舍其傍以處學徒且贍其
養為久遠之規又取寒暄所著文字及所撰述者刊

之為景賢錄丙寅母夫人棄養公衰年宿病自侍藥
衣不鮮帶食不下咽者已多日至是哀禮備至如前
喪丁卯 朔廟昇遐計至公哭擗為次制斬而服之
上之元年戊辰 召以副提學緣外除臨臚甚拜
疏乞免自是除拜皆不赴辛未六月足生惡腫治皆
不效嘆曰是不得全歸矣自泣下七月卒于正寢享
年六十公端莊渾厚得於天稟自見退溪能自得師
終始典學罔覺之修宜不可以一二計也其於義理
之悅心不啻如芻豢之悅口既資於宗師足矣有士
友相過不恥下問必相與論辨於書則求之瀛洛閔

閩之說足矣下至大明諸儒所纂錄著述者皆取而
刊布之欲與學者共之其用心亦已勤矣居家日必
冠帶謁家廟朔望節皆親饋奠忌日則齋宿十日
既祭二日復寢自喪畢之後筭室於松楸之下扁曰
龜岩精舍社門斂迹專精讀易以是卒業焉
遺事

乙巳名流授竄海島人莫敢相近龜岩一掉片帆遠
涉風濤樂與之遊
南冥先生曰公每以親老乞外嘗篤學不倦已於朴實
頭做工夫

龜岩初從南冥先生入德山洞作五六間瓦屋或問
龜岩是仕宦人何處為入深計也南冥笑而不答
更問屋成而久不來何也南冥乃曰剛而決不來
矣吾亦料其不能來渠曰欲相從豈合拒之
退溪先生曰剛而好處甚好第恐見識有未透處不
無晚節之可憂

盧蘓齋文懿公

自銘

先生海陽之盧氏守慎其名寡悔字有彌素村乃其
宗奎衡台座生五龍曾諱敬長叅奉卿王考諱珥守

贊成而禰諱鴻別提相外祖自華李憲長正德乙亥
後孟夏既望未時髮膚下青馬日中兩舍外黑兔月
陽魏科登即冬修撰春司書秋入騎省更直廬仁
后在位半載強久忝正言天曹即目山未就商山棧
赤羔昇平沃州囚握節回且羈始安當宁立召侍
讀官特進直學及叅贊斬主徽垣復主館次年祈養
得西原改命方伯仍哭奔白羊建寅禫餘疾數旬迭
冒院府首再盛玉堂再副銓尋承降旨掌銓權衆推
韓陳遠接使慈瘡猶將館伴備流火方暢秉文柄水
鷄翻漸議國政小樞還右黃虎遷金蛇暮商禍重延

南齊書卷五十五
四
謬危殊勉借踰多知止致仕輿悶加病乞骸骨非一
二宣至喉舌摠三四憂虞惶慟辭七世忍為生行死
返計扶曳徒違麋鹿性作噩陟窮焉用領小事糊塗
或終累大意公明信無愧某年某月某日逝某年某
月某日瘞斂手足形是歸全樂哉先丘西麓偏題四
尺石曰暗室尚從與歆殘芳爰廣陵老師女為婦陽
城窻弟子為後有孫醇恪克保持爰舉詩禮以付之
百代祠堂不絕廬而今而後吾克夫

萬曆庚寅四月戊寅前議政府領議政暗室盧先
生卒于漢城東門之寓舍子姪以其喪歸卜得是

年七月丙午葬于尚州某坐某向之原先壠之側
從治命也先生年二十九登第既而流海島十九
年而還晚被知遇在相位前後十四年病居西
樞又一年坐微譴去位遂卒先生嘗自為銘歿後
得之巾衍中始終備矣不敢更贅以他辭謹刻諸
墓標之陰而略叙其槩于左俾來者有考焉柳成
龍謹跋

遺事

公嘗在庚辰年累辭相位上親詔諭曰惟卿山川
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道為儒林之宗黃

閣十年隱然嵩岳之功九鼎之勢以余之不穀致
今日得免於顛沛者是誰之使然也昔在瘴海沉
淪于外天其或者動心增益出為大用逮予叨承
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際遽見
求退之章以予涼薄過咎日彰是以賢臣棄予而
去也忞忞不安若無所容卿以予為不之與有為
乎予如有過明以誨之予將安意以承卿不可退
有後言也略喻予意是出肺肝卿豈不有動於中
也方復溽暑善以攝理出而就仕是予之望也
公拜憲長恩辭不獲將南歸省母 上親教曰卿不

可一日不在予左右將毋上京以全忠孝可也目
命各道散轎軍護其母上京公感息流涕其母本
居漢城以上來為喜故公不能辭退時退溪已卒
衆望在公士林以賢人在朝倚而為重

石潭日記曰公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科歷清要乙
巳姦黨忌其名遠竄謫中問學益精有時吟詠多
發於忠君愛親之至情著夙興夜寐箴註旨義精
明士林傳誦清名益播

從享五賢廟祭文

聰穎之資凝遠之器髫而出倫帝厚其畀好學之劬

南冥先生集卷五
持敬之勤用心於內匪專乎文孝悌之賦時習之
箴行而後言句句皆心講義之修箴解之作德辨
于困涪州得力啓沃之弘倚毗之篤喬岳不運物
受其澤沒世之久思德之深邦人依依寤寐儀音
五賢之祠在洛之隩道脉所在公宜服食日辰之
良肴醴之馨精靈炳然庶幾來寧

南冥先生沒蘇齋以詩哭之曰一望知為大丈夫能
令鄙吝不萌于風神洒洒空餘子論議堂堂伏老
儒身與簞瓢看丘壑志回天地入唐虞斯文再喪
堪誰想春晚皇都哭病廬

退溪南冥相繼而
沒故云斯文再喪

唐王溪文孝公

行狀略

林薰

公姓盧氏諱禎字子膺自號則庵又號玉溪諱友明
即公之考也早舉進士不屑科第性稟貞潔志尚高
古名其堂曰信古其志也公生於正德戊寅美質天
成英悟出人自在孩提容止異常信古公竒愛之手
寫朱子箴銘以教之公應口無碍實愛其冊若有所
心會焉年在六歲信古公即世公拜跪哭哀一從其
兄常在山廬時省慈母母泣曰汝質殘弱血氣未成
何能勝喪如成人宜亟食肉以保生全公對曰子今

六歲三年則八歲矣安有八歲之人不服父喪乎鄉人莫不歎異之香火之餘力於為學常從堂兄等受學如有文義未達處則必執冊進叩雖被訶怒必洞曉後已十歲後則文理廓然迎刃而解綴文屬辭雖宿儒咸有讓焉年未弱冠文章已成嘉靖丁酉中生貧二之三遊學泮宮無崖異之行誇大之言循循然與眾諧而德性純粹識者咸愛敬之如河西金先生蘇齋盧先生耻齋洪上舍知契深密至丙午別科登第即授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轉著作任再遷翰林皆辭避不就講蓋公之志不喜榮進通勉得一縣歸為老

母養也庚戌春陞為典籍禮曹佐郎再外出補知禮縣時 明廟命揀中外莅官廉謹者公與焉 上賜表裡一襲未及瓜期以弘文館副修撰被 召俄陞副校理侍讀清婉開陳曲當領事尹旼出語人曰真侍讀也未幾移司憲府持平用薦為吏曹佐郎未久呈遼戊午以侍講院弼善遷校理仍陞副應教己未春 特旨拜司憲府掌令遼為司僕寺僉正薦授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典翰轉直提學時權茲當路一時流輩咸濡跡其門公獨杜門枯居不與交遊庚申夏特陞通政大元刑曹叅議俄

南冥別集卷五
移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左副以病適辛酉又以右副
承旨召還是時母夫人年七十二矣公自念非徒
身病如此偏母之年已過七十而思眷存臻堂挽
轉迫事親之日苦短便養之情難效上疏極陳歸養
之懇 明廟特允其請 命除傍近守令又 賜豹
褥以便其養蓋嘉其誠孝也於是即拜南原府使公
以妻鄉薄有田宅辭焉乃授潭陽府為治一如知禮
癸亥秋辭歸甲子除晉州牧使以積勞成疾乃即引
去隆慶丁卯以吏曹叅議拜清道觀察使遭 明
廟喪哀遑中病劇辭歸是年冬拜全州府尹秩滿歸

家民多去後思庚午冬 召拜副提學踰月上疏以
申前既乞養今愈難仕之意 上給由與馬公以累
煩未安憫默下來又上狀極陳老母病狀遂 命適
本職仍令本道題給母食物辛未除昆陽郡守壬申
夏以大司諫下 召適為吏曹叅議冬又以右副承
旨 召之上狀不赴未幾 御筆起拜嘉善大夫慶
尚道觀察使公感激 天恩黽勉赴謝庶效勞績而
馳驅原隰脾病復作不獲已辭歸萬曆癸酉冬以大
司憲赴 召終一月申上歸養之章連三啓辭益懇
激乃得 命甲戌拜兵曹叅判轉大司諫皆不赴乙

亥持陞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公即上疏首陳無功濫
階不可拜 命之意次申不忍離母之情末乃條陳
歲警聖德之語疏未達而又移判書曹仍用前疏意
上狀不赴是歲母夫人寢疾公日嘗奠調藥無所不
用其極既葬返魂于室堂身居墓下間一日往來凡
進供祭祀雖大風大雨未嘗少怠上塚哭拜不拘時
日祁寒盛暑不脫衰經三世先墓皆在碑標上下階
砌亦致確斷監董之勞不委子弟躬親臨視日至再
四丁丑服闋旋遭 恭懿殿之喪戊寅正月聞刑曹
判書之 命即作奔臨之行計日驅馳階謝訖即從

事散靴之日宿病還劇即告休夕拜工曹判書大司
憲俱未能出謝拜吏曹判書越三日心熱劇發風症
轉苦 上即遣內醫仍賜藥餌公既省事即起坐拱
手奉見藥貼還就卧病篤彌月言不及家事但曰吾
不得畢命松楸歛尸於旅邸實非平日之志八月壬
寅卒于城西寓舍享年六十有一惟公性稟高明茲
重安詳處世應物不費矯揉之力而所行自不倍於
道義居常不近色不喜酒施於身者無不經之行發
於口者無非禮之談謙退遜養樂善好禮至如忠信
之伏一世孝悌之範後生可謂公之大略而初非出

於勉強力行之功也。發於天稟之自然者如此。其在
家也不徒溫清甘旨之極。其誠事伯兄如事父兄。即
上舍禧也。公在坐。聞上舍登音。則倒屣下階而拱待。
上舍常曰。欲與吾弟常常共處。以聽講論之美。而過
於嚴敬。使我不得近此弟之誤也。蓋愛敬之言也。上
舍歿後。子弱孫稚。宗事未免零替。公撫恤其家。出於
至誠。嘗立祠宇。而嫌於狹隘。又改立極其顯嚴。至於
薦墓祀饗之際。凡百備需。極其豐潔。躬必沐浴。致齋
使主孫主祀。而躬臨助奠。必致其如在之誠焉。其在
喪也。自外致賻之物。別儲於外。不許家用。必盡於喪。

需閭里族黨之窮約者。別加存恤。必盡其誠焉。其在
州府也。征經科法之有因循病民者。亦不遽為更張。
必求利害之源。而為之增減。不為一時苟簡之政。以
貽後弊焉。自早歲恬於進取。常有退身之念。雖命
召類煩爵位。清顯未嘗久於京師。筮仕三十年。在朝
不滿三十朔。居停不能常無寄一足。不挈家不買妾。
旅榻蕭然。坐客無檀。歷典州府。馴致卿相。而澹泊真
率不異鄉野之舊居。閑奉養。若得暇日。則邀親舊。帶
子弟。翛然自適於水石之間。賓朋學子之來訪者。待
之款洽。或携造書院。宿留從容。談說道理。疊疊不倦。

至於前輩之出處議論世道之外降治亂談鋒凜凜感慨繼之聽者莫不傾心歎慕焉其為學也不務觀覽之博以說到至約之理為主早歲嘗造曹南冥嘆其高尚之趣又造李一齋服其自得之實凡世之有學行者無不歷訪而契許焉嘗曰為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初十六言足矣半世功力專在大學常所尊信愛玩者論語近思錄而已至於濂洛以來諸儒之論著亦皆涉獵而知其淺深得失之故矣然不輕有所論辨不自表襮於人故世之人知公之有德行而知其有道者鮮矣公於功利道義之間取舍素定

而家貧親老終嬰科第未免名韉之挽常自以為不幸者累形於言辭矣既乃荐蒙 恩寵益躋隆顯則庶幾竭其心膂贊襄一代之治者豈非公心之所欲盡者乎時勢既難行迹孤危又經世故慮事周慎未嘗敢為交淺言深之論而終不過為為養辭朝不居榮寵之人公之自以為不幸者益深切矣末年挈家累赴朝者餘齡若延則庶竭駑鈍少酬國恩而今不幸焉命矣夫命矣夫

林瞻慕堂

葛川先生之弟也以丁丑十二月生後葛川十八歲

行狀略

李儼

先生諱芸字彥成自幼天質粹美而獨於學甚魯年
至十六七尚未分句讀然豪邁有勇力能射御人皆
以業武勸進士公乃授以吳子書讀訖始解文理又
授以孟亨讀未半便即豁然於是出入諸書不數年
所製詩文與宿儒等進士公嘗矧其有助云或曰武
藝脫倫操筆則功易成先生曰窮達有命何必擇業
遂專意於學中年患濕恙多方調護晚歲常以景迫
西山奉養無多為念每值令節良辰邀族友命子姪
日陪杖屨採山釣水倘佯於泉石之間以養其志嘗
託咏慈烏曰一哺歸來山易暮奉養如不及之意可

見於此兄弟姊妹友愛篤至伯氏類至窮乏極慮措
恤仲氏未成家業而早世撫養其孤無異己出常經
理指畫俾不失業婦之在數百里外者躬往省問殆
無虛歲性本儉約凡衣服飲食僅取蔽體充腹而對
食必先蔬菜而後魚肉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之偏於
滋味者當大故攻蔬糲則鮮能守制而全生食飲可
無節歟莅事嚴明家政修舉婢僕各勤其役嘗曰世
人不勤謀生馴致家業之零替非徒仰事俯育之不
克送終報本之禮亦廢而不舉者多矣可謂能盡其
人道乎彼以不義者固不足道如其義也有何嫌乎

南寧別集卷五 十一
於色絕不近嘗久居京城墜有羞色倚門自售故欲
見押先生視之若無見焉於酒無量若遇知己即倚
酣遣懷或至熟醉而終無愆度每居閑撫短長二琴
而寄懷曰俯仰難堪萬古知音唯有短長琴其襟
韻灑落可想丁外艱初喪伯氏曰汝素多疾病歡粥
不可久先生亦曰凡以六十之年獨能歡粥乎遂相
與勸噉蔬糲而猶不食菜果廬于墓側朝夕祭物必
躬親執之足迹未嘗出山門丁卯以薦除社稷署叅
奉己巳移集慶殿始至慨念殿宇欹傾即囑府尹而
新之庚午移厚陵又移慶基殿壬申又移延恩殿三

月赴職五月日入直殿中偶自卜其年運之言函得
惡繇出將理行未及而遘疾漸就漸盡八月初一日
啓手是夕精神不憤語言依舊急令送人于宋君大
立托以措喪之事又自命鋪席陳衣沐浴剪爪旋首
衣服脩然就寢而逝因以為襲具即先生之命也從
遊文士至集來哭備禮治喪在朝親舊各出賻物為
送柩之資舉下故里享年五十有六先生儀形端重
操履安詳待人接物一以誠款處事無一毫矯飾其
事親也定省之餘朝夕奉養之具躬親莅視之伯氏
常侍在側而先生出供甘旨雖漁獵鄙賤之事亦必

親與之不以寒暑而或廢其祭祀也致齋之日終日尸坐達夜不寐一儀或愆則悄然不樂至遇國哀出就外寢制畫復寢周恤問遺恩無不周吉凶慶吊禮無不備至於賓客往來伯氏貧不能自待先生必從傍延邀或酒或食隨其有無常極其歡而人不見其迹矣鄉人之善者則樂與之友其不善者則雖其鄙夷之而必以懲艾開導為先初無擯絕之意至如子姪輩少有所失則必以嚴辭峻責之不少容貸焉其為學也初若不為階梯程督之嚴而平居定省甘旨之暇退坐書室欽容執卷思索經義於書無所不

讀而於易尤精其他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法無不涉獵而尤留意筭數之學兵家之書多有自許自任之重凡古書之盤錯肯綮人所難曉者輒爬梳剖析無不曉達或者以期三百渾天儀為難解先生笑曰先賢尚能發揮於未形之前後學因其已形之具而謂之難解可乎居洛有人以易學筭數來叩者先生解示無碍竒高峯大升聞之歎服其自得之妙每有學者以性理之說問於伯氏則必曰吾弟知之其往問焉僦在京師嘗侍坐與友人語及代資事先生峻辭責之曰大丈夫立身當欲濟人安有見濟於人以

南冥別集卷五
謀其身者僣對曰斯言戲之耳先生曰戲言出於思
僣赧然而汗退溪先生被 召留京先生累造問難
及退居陶山亦歷謁信宿問荅退溪推重云嘗陪伯
氏與南冥先生玉溪先生遊花林洞吟咏性情談論
古今從容信宿而罷是會也豈可以尋常遊賞比哉
伯氏嘗語人曰使吾弟得志而有所施設則於天下
事無不可擔當者而古人事業不難做得矣先生之
歿也朝廷士林莫不愛惜其才行之未及展布

遺事

瞻慕堂嘗往謁退溪巖樓軒前有梅一株枝葉蕭疎

退溪指示曰此乃君同鄉物也而移來于此第視
之於是作二絕句以寓微意其一曰孤根移自水
雲鄉栽向陶山側衆芳踈影已能雷雨露未應無
補一庭香

退溪先生曰林芸以杜稷叅奉來就一年近已棄去
觀其人純茂有學識其去可惜

襄教官

言行略

公諱紳字景餘正德庚辰生于玄風縣西貼火山之
下甫八歲受學於鄉人嚴漢卿家多畜美女公以少

年出入積有歲月一不著意徑眼嚴愛而重之嘗就鄉人金樹學金患厲公入侍親備藥物以救其危人皆以為難往拜南冥先生之門質問疑義亦時往來退溪大谷葛川三先生之門與申松溪相信益孚為道義交甲辰在京見禍兆已成亟南回翌年禍作公作怪雨賦以寓傷時之意壬子丁外憂歛殯奠祭一依家禮足迹不及門內惟母夫人在堂不廢定省而已辛酉中進士乙丑以館薦拜南部叅奉丙寅移慶基殿叅奉叅奉例帶妓女以治枕具時府尹使名妓侍蓋聞公遠色以此試之耳公久與混處言笑甚昵

而終不近於衽席丁卯移敬陵以親病辭還秋復除慶基殿時盧玉溪為府尹公退之暇與之討論經史益加敬愛戊辰丁內憂執喪一如前服闋除冰庫別坐有疾在道而還辛未除童蒙教官壬申春就職學徒日聚至數百人講堂狹小不容自朝至暮講解不輟從遊之士知其所以戒謹而言語趨步自異於人時人見而愛之曰此某爺門生也時宰姓李者有子悍戾不能教來學不數月有學者舉止李歎曰苟無躬行之實惡能使此兒如是也癸酉冬得微恙日漸深重病革丹城縣監文德粹入室問病執手永訣曰

西野集卷五
一
妻子奉護有我在公勿復念公以手止之曰死生有命不可為兒女之悲無一言及於家累明日終于寓舍享年五十四門生數百人哭泣如親喪終始不離以至發引哭送於部門百里之外公天資秀叢志氣英邁視其外則端良而樂易窺其內則剛毅而堅確家貧親老不能無求於世而知吾人之學在此而不在于彼非聖賢之書未嘗留意以明倫敬身為主愛之如寶玉信之如神明日用云為一皆取法於斯經傳之文極其精察而章句集註發憤思索得其歸趣而後已一室之內灑掃而居明窓靜几左琴右書自號

洛川其閑居也晨興盥櫛歛襟危坐終日怡然只對冊子端莊肅恭常有嚴師畏友臨之在傍未嘗有偷惰放肆之容有時而倦則掩卷瞑目休養性情撫琴朗詠發舒襟懷其事親也鷄鳴而起整冠束帶和顏婉語以候寢息每食諸品必皆闕視就寢之時必使溫涼得宜若有不安節則竭誠奉藥必親必嘗其處喪也衰經不脫夜不解帶既葬之後始食益菜澣毀已極而悲哀哭泣未嘗少衰三年之內內子以積年宿疾累累氣絕而一不就見其祭先也器有定品品有常式前事之日躬親饌滌祀雖微不專付隸

陳而有設端拱達曙既灌而降屏息有美辭神而退
舒氣而言曰得無有違於禮乎其教人也先之以洒
掃應對之節申之以格致誠正之方至於公私義理
之辨靡不講習而討論之門生有以昌黎集願學者
曰讀此浮文將安為矣又有浮華者戒之曰勤苦中
有無限好味乘肥衣輕非學者事汝於勤苦氣味最
欠雖有美質不能長進吾嘗為汝憂之也嘗謂學者
曰蕩心伐性無如酒色然酒之欲輕猶可易制男女
之情大欲所在其害尤重避色如避寇方可以有為
汝曹宜戒之接人以禮而賢愚盡其懽心撫族以寬

而宗黨敦其和睦於朋友敬而信在鄉隣恩而義處
兄弟之間一以友愛為本而臧獲聽其自取多寡莫
與之較所與交皆一時名流如黃錦溪吳德溪最為
相得

顯光自幼時已聞公之名而斗仰之矣晚憑人傳
誦獲聞公一二文字則果竒矣後復從朴大庵德
凝實知其志操之貞行義之高則公不特文詞之
出於人也若非鍾得山川秀氣而生焉能如是耶
先輩諸賢莫不親重至今後生之尊慕固有以也
恨余不及致拜得聽其峻論也今者公之孫繼緒

奉持二冊子來示之即公之行錄及遺藁若干篇也渠遂請因其行錄而狀之要為傳後計因曰是錄即吾鄉人在亂後者收拾其平昔所聞而為之者也曾於大庵在世時委進奉質則大庵謂錄中所載以我所親聞多所闕漏云大庵乃嘗受業于公矣其所聞知必與凡人自別然則公之格言懿行其不在是錄者必不少矣今若據是錄為之狀則後之人必以公之言行止於是矣然則何必為失實不備之狀以負公之實德而誤後人之心服哉敢書此意以謝襄君也玉山張顯光書

遺事

公有詩曰默會聖賢千古意人心危處道心微其所得於膏中者亦可得而知也

郭體村起初拜別坐與公同室而寓聯床一年相敬如新未嘗見有戲慢之色

宣廟初以道學不明儒教淪歇實由於學官之道不乖方盡命汰去極選一時名儒以為教官於是

有司以公及趙穆為選首輿望洽然咸曰德舉

姜介庵

行狀略

鄭蘊

先生姓姜諱翼字仲輔自號介庵又號松菴考諱謹
友承仕郎以嘉靖癸未生先生先生而岐嶷甫及
齠狀貌魁偉雙瞳炯然見者知其為非常兒矣一
日漢人善相者過之曰他日大明斯文為吾道表的
者必此人然氣骨豪邁不拘繩墨常以田獵角觝為
事亦指揮群兒而已年至十四五尚未入學承仕公
憂之而方在沉痾中不能嚴其教督之方一日戒之
曰人而不學無異禽獸奈何甘與蠢蠢者同歸先生
瞿然良久忽有所感悟明日就學于同閩唐谷鄭斯
文希輔其門學徒皆笑以為晚唐谷試教以史略初

卷見其句讀分明音韻清朗竦然異之曰為他日大
儒必此兒也自是激昂自奮終日危坐孜孜矻矻忘
寢與食終讀一卷文理已達不復從師有賢親而已
于時先生年幾弱冠不但畫以通書史習時文而已
蓋已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者而嚙醒斂飭於心身內
外之間者已得其端的矣甲辰丁外艱初喪哀毀踰
禮既葬廬于墓側首問慈闈之外足迹未嘗離几筵
鄉隣服其孝已酉與伯兄參同占進士試其後一二
赴舉輒已厭廢專以讀書求志為事奉養孀母左右
無方承顏以色殺水盡歡每於定省之際從容侍坐

歷陳古今嘉言善行冀其聞而喜悅焉與兄弟姊妹
怡怡無間言營釐嫁娶咸克有立舅氏梁公悅居與
之近朝夕必省焉在書樓聞其語聲認其出外則輒
下樓拱立以俟其過家業屢空衣未必取完食未必
取飽而處之裕如不以為憂雅有高趣棲心閑靜頭
流北麓有洞曰登龜愛其宅幽而勢阻買田結茅以
為終老之計歲在壬子先生為一壺創立書院時我
東方書院竹溪之外無有焉見聞未熟異議橫生先
生毅然不動決意舉役十年而訖功又為料理指畫
裒書聚穀以為歲修永久之地遠近聞風全集莫不

一而足如着蔽陽廣篇木屨木鞍入官府城市人無
不指笑尚自如也為學常以主敬窮理踐履為實為
先嘗曰聖可學而能准患暴棄不為耳其於論義理
辨是非也光明俊偉通暢發越引物連類毫分縷析
使人人聳聽歆服而昏者明惑者解醉者醒其惠及
後學亦多矣嘗曰得百里之邑而為之貧可富薄可
敦亂可理足以為國保障末年一出意蓋在此而不
幸以疾卒于官其天也歟數歟壽六十二

祭文

李珥

木列榛榛間挺大椿草生離離或穎靈芝先生之降

南寧別集卷五 二十一
實鍾秀氣水月情懷大叢腸胃忠信感物孝友通神
外駭內明游戲風塵土木形骸泥塗軒冕遇事沛然
板上九轉得失盡辱滌湯沃雪聲色臭味竊脂啄粟
五車何用手持寸鐵知我雖希積盛必茲王曰汝諧
出宰百里兒民奴吏咸戴樂只云胡一夜月犯小微
椿折芝凋天日無暉嗚呼先生而至於斯盛大冲氣
悠散何之余生雖後早蒙不揮通肝照膽廓無屏障
先生戒余毋缺人望余獻先生少收天放相觀而善
冀獲晚功今茲已矣激余悲哀殞不躬臨奠不執紼
南天杳冥風雨蕭瑟緘辭寫哀遙奠菲薄有感必應

出入其門又與東岡往來切磋互相推重

遺事

金東岡曰余求友於斯世蓋所取之多端然而學之

正守之固則未有如介庵之溥焉

又曰介庵脚踏平實雖不為崖岸斬絕之行而存心
不苟隱然為濁世之砥柱

又曰介庵弘毅玉溪寬平

李清香堂

名源字君浩博學力行尊敬南冥南冥嘗以詩贈之
曰稽古由來得力多與南冥及退溪俱是同庚而於

退溪情分亦厚退溪贈以絕句其一曰清香堂裡舊
知人恠物天地尚卧濱欲向陶山問心事伐檀河上
詠連淪其一三人初度有誰知先甲三年惟是期莫
阻頭流與培養可無相憶適傳詩

李士亭

墓碣

李山海

叔父諱之函字馨伯以所居屋簷以上平其上為亭
故自號士亭少孤從吾先人學及長壻毛山守 呈琅
熊之翌日出而暮返家人覺其新綿袍亡問之則過
弘濟橋見丐兒凍吟割而分之衣三兒矣聞者異之

平居罕讀書開卷必竟晷達夜旋出廣陵村庄送奕
取燈膏毛山止之曰郎嗜書過恐傷也乃腰斧入山
中斫松明燎於堂堦烟漲火熱人爭避公獨端坐不
倦者歲餘矣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無不貫穿涉獵既
而下筆為文詞如水湧山出若將為舉子業見隣有
以新 恩應榜設宴戲者心賤之遂已之後雖入場
屋輒不製製不呈人有詰其故曰人各有所好我自
樂此欲休而不得也盖嘲笑之也一日謂吾先人曰
我觀婦門無言氣不去禍將及已挈妻子而西翌年
禍作既歸以先壠濱海恐歲遠為潮水齧將築堤非

累千穀不可仍取辦於漁鹽商賈之場雖賤靡不為也然有得或焚之或積如丘山而妻子有餓色善操舟履大洋如平地凡國內山川無遠不適無險不涉或累閱寒暑不知所之也平生篤於友愛自非遠離未嘗一日異處祭祀極其誠不盡依文公家禮而事先如事生接人則陽春語然處已則千仞壁立恒居誨子姪最戒女色常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也充用力於克己上其忍飢也浹旬不火食其忍渴也盛夏不飲水其忍勞也徒步足重繭猶韜晦混俗不露圭角故人莫知所以然而往往為駭人異俗之舉又不

願在諸生之列聽其講說事聞

賜額濫溪頌書籍

以榮之丁卯以吳斯文德溪之薦除昭格署叅奉先生養志求道不喜仕進而以家貧親老將理甯行以疾不起當其疾之病有紫氣若長繩自空中垂接于屋上殆其屬續其氣漸收薄天而滅見者異之以為哲人之亡天其示異乎享年四十有五先生天稟高明城府坦易沉潛靜默喜怒不形風彩峻拔鬚髯秀羨不喜翹簪不近聲色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至其為學無所師承而自能奮發超悟探賾義理貫徹玄微古書之盤錯肯綮人所難曉者一經於目刃迎縷

解聞其講釋如客得歸嘗曰書豈有不可曉者古人
為文皆有其理泝理而求之自無難處又嘗曰學貴
自得非自得者易至差失事在勉強非勉強則無以
成功先生之於為人非但天質粹美依本分做底其
強學力行精思明辨從事於格致之方用力於誠正
之功幽獨隱微之中而所以操存者不懈動作酬應
之際而所以省察者益密蓋其厚重故其學固剛毅
故其行篤內外完好色夷氣清望之可畏即之可愛
是以人無賢不肖莫不有以觀感而無怨惡之者先
生與玉溪交契深密終始莫逆以先進事南冥先生

庶幾款格

遺事

士亭著蔽陽子服鹿布衣芒鞋徒步踵門而求見南
冥先生長子次石八告于先生先生即下階迎入
待之敬士亭曰先生何知非樵父野人而迎接之
至此耶先生曰子之風骨吾豈不知乎
上亭嘗造謁南冥先生自言性能耐寒耐飢雖或寄
宿巖石間數日不食別無他恙先生戲之曰稟氣
如此何不學仙士亭斂容曰先生何輕人若是先
生笑而謝之

有一善觀象者一日晨叩土亭之門曰通末少微星
精薄已久去夜專忽沉精恐於君有災故特來相
問且土亭曰噫吾何敢當是應此必於南冥曹處
士有災也及後南冥訃至果是日也

崔處士

墓碣略

李山海

公諱櫟字大樹崔出完山輿地志有三崔說即其一
也考諱希曾隱德早世妣慶州金氏甲山府使驥孫
之女也嘉靖壬午生公生而穎秀嬉戲異凡兒不勤
勸誨開卷通大義髫髻時袖所撰文就叔父正言公希

孟求正覽曰吾不及矣時天寒著貂掩脫之與族老
不色難稍長篤學常愛近思錄性理大全初受業於
徐花潭申企齋喜長律令門生次之第二聯終宵對
月非耽景盡日投竿不取魚先生歎曰此真道體之
吟也後從成聽松曹南冥遊二公皆敬愛之尹學士
潔真士也嘗對娼飲畏公知閉戶公入而正色不言
旋罷席蓋憚之也乙巳之獄以隣證被逮知舊皆驚
奔入金吾公顧曰地禁不當如是及庭鞠供以曾知
桂林問事官色癡再三問何從容應之曰當時喝道
去喝道去以是知之近來聞不得矣得釋遂徙宅有

南齊書卷五
顯者高價求買辭以已與人約不可負其人曰雖未
得家得人焉自是益無意人世有超然長生送老山
水之計 仁廟初議擢遺逸士望多屬公會 上賓
事寢庚戌九月初二日以病終于漢陽之東村壽二
十九病革托二子于閔杏村純杏村乃公志友也嗚
呼公清高超邁有容量平生無嗜好讀書不事產
業孝友絕至夫婦待如賓所過欽德慕善雖惡人見
輒革心焉嘗坐一室左右圖書置神仙爐茗酒茶燕
居若和春對後生談論道義毅然不可犯噫以公之
德之才生而壽不永志不展長夜于泉壤天果何心

哉

金判事

名禧年字慶老中司馬不第以薦補官乙巳為奸兇
構陷杖流于定平後蒙 赦官至正年至八十而終
當訊鞠時受刑甚酷脚骨碎出公以為遺體不可棄
故常入囊佩持云天性好賢嘗屢謁先生先生役作
挽詩曰先識愚翁與子誠長懷夫子擬山瞻雷龍舍
裡初迎笑楮島江邊又劇談薄劣敢當朋友許依歸
還幸弟師嚴通來不慙天何酷無復吾儒道在南觀
於是詩則其尊敬之意可見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五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六

師友錄 此卷所錄皆是先生之門人也

吳德溪

講健字子強正德辛巳生於山陰德川里第自號德溪

實跡大略

鄭琢

公天性強毅執德不撓學術純正為一時諸公所推
嘗為星州教授黃錦溪時為州牧相與講劇朱子書
不廢寒暑及為成均直講許草堂為大司成講論大
學章句無不當理草堂稱之曰吾儕無比後為弘文
館侍讀官入侍 經帷講論精熟時望蔚然平生以

勉進後學為心雖從仕匪懈之日苟有來問者指誨
諄切尤致意於家禮小學四書等書謝仕在鄉家之
日學徒日集雖在寢疾答問不倦小子後生多有開
蒙至有傳業名世者嘗為吏部即用才不苟如非其
人寧多改長官或見憚色而亦不敢怒焉在騎省郎
署莅下嚴明吏不敢干出入臺諫積有歲月讜論直
截不諱時忌時輩或多不悅而公終不變焉其立心
行事無異古人若公真可謂好學力行守死善道者
也

行錄略

河沈

公居山陰德溪里里習尚產不尚學公能素居研學
徹誦經傳其製表為一時所宗其從仕一亭古道同
僚多憚之會晉州發淫婦獄詰及士類其婦有勢力
人多陰右公獨憤之力辨厥由右者難蔽不詰兩釋
之自是見忤或有譏詆公遂家食乃修葺故屋鑿沼
種荷涉獵書史寓興作賦以為樂所居西得一名區
常欲作書室數間為栖遲之所不幸得風疾忽不省
人事失藥不起公為人天資渾厚氣象弘毅卑謹與
物無競雖位躋清班見若寒士於朋族鄉黨一以忠
信待之故公平莫不實心痛惜或有服盡而內服廢

舉者

祭文

鄭述

嗚呼先生其果竟至於此而止耶先生而止此小子將復何所仰焉而其所以崩摧墮割者曷有其既耶上天茫茫而但高何不聽我之呼而察我之志耶藐茲小子蚤自巾角之年奉几杖於左右而以為依歸之地也當時年齡稚弱志氣昏愚固不足以測先生之所存而其冲然德宇之可悅而可敬則已不自覺其心醉也既又執經門下而周旋進退歲月漸久則於是益知泰山之高而立埳隄隄陵宜不可以準擬也

蓋豈非先生之所以得之稟受之初而為性情氣魄者一皆本之於誠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者亦無非淳慤惻怛之所形故使小子仰而感感而慕之出於真心之所發而又不自知其所以者耶於其自少而奉承家庭之間則所以致其愛致其樂致其憂致其哀致其敬者無非發於至情之極而父母稱之則曰孝宗黨稱之則曰孝以至閭里士友之間其所以為辭者無二也至其所以處兄姊之間則友愛之隆充非人之所可及者而其所處之難又有非外人之所知者故惟有門內之親見其然而知其高而不可及

則切切轉語於人而聞者必皆嘆嗟而嘘噫也及夫
孝友之實有以孚於人聞而發於公論至於將有以
上徹 天聽則感然以為未安於先生之心而思有
以隱避而不敢當者此使世俗僥倖求名之輩亦但
然少知感而愧之也早事文藝之學著名當世而既
又發跡場屋以為門戶之榮此固世俗所慕而在先
生則為餘事也晚親有道沂泗古人之淵源其所謂
問學者實與吾前日之躬行有以暗符而心獨覺其
喜喜也清標霜潔望之儼然而尤嚴於進退出處之
幾德山之千層崖立也蒼海前蕪即之也溫而仁柔

在躬道德博洽退溪之萬頃止水也優游乎二老先
生之間而得之於觀望瞻想之際至於見益進德益
就則其規模氣像亦有與曩時之云云者有不得不
異者也曾試教於星巖而又得錦溪黃先生之適來
刺是州聲相應氣相求遂成同人之契斷金不足喻
其利也相與讀八卷朱子之書而尤有味於主敬窮
理之說又其所涵養於未發之前之氣像者實亦古
昔聖賢相傳之深旨也謂庸學語孟之書舊亦何嘗
不熟讀而力索顧其所講說者終亦口耳也今既脫
然而大悟若醒醉尚嘔睡也學惟貴於深造何足道

其強記也彼又穿鑿而為說者袞規規之小智也况
徒言而又不能存養者皆是為外物之所累也有所
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思思之未嘗不為之得其未
得之也則至忘寢食而求之其既得之也則又拳拳
奉持而猶恐其失墜也故其精思之切有以窮深乎
微蹟操守之堅有以確乎其不可躓也其制事之嚴
則如金石之不可奪其接物之和則如習習春風之
被也千駟之富貴視之如無有一箇之取與必據乎
道義也見人之志學則樂為之誨導而不知沉痾之
在體淵人之序善則心好之如己出之不啻也夫既

定本立脚之實如許而學以克之者又如此而又其
發之又將沛然而無窮此先生之學所以為體用具
備者也豈徒近世之儒者不可與議為亦將追古人
之塗轍而庶幾乎叅政也素懷唯欲卷而藏之寂寞
之濱舉世之所奔波顛倒者曾不若乎藝屨也茂實
騰而不可掩聲名久荷乎朋友援引薦拔總皆當世
之君子也 國息日深民病難忘而終不可乎不仕
之無義則又為之黽勉服事而窮日乎惴惴也入薇
垣而唯知補拾闕遺之為急在柏府則唯先憲舊章
之固守而不可以私意而貳之也佐僚天官則又以

綜核人物進退賢邪斷以為己任惟復以此積媿怨
之無窮而其禍將有所不可言者而皆有所不避事
之當否惟聞乎義之如何而義之所安則坦乎不可
撓由中應外者無非至誠懼福之所為而初無一毫
之有所為也堂堂王佐之風寒寒廷臣之懿也毅乎
其松栢之獨秀屹乎其鸞鵠之孤峙也君子所為開
心而增氣小人所為縮頭而畏忌也知之者謂先生
何至於甚不知者又復胥動無理之談以恣乎罵詈
也小人口之凶極自古而莫不然畢竟何有於曠然
之宵次也鏡湖烟月長入洛陽之羈懷故國尊鱸不

禁遠客之歸思也吾何為久此栖栖言必及而興喟
也飄風吹其征衣前路何必問人十年所願今始遂
也開就蕪之田園開數楹之南窓聊永言乎徙倚也
臨軒十里之半空却羨野景來斯華也松与竹其交
裁梅与菊其并蔕也清沼寒月綠荷疎雨又復傾耳
落階之泉脉樂亦在乎飲水而枕臂也一區西溪清
竒幽曠天破慳而地出秘也擬得誅茅結椽之足以
逍遙樂玩願与二三子於焉乎歌詠先王之道不知
老之將至也於是人皆知先生之雅趣膏肓乎水石
又誰知先生憂國之本心則實未嘗須臾之暫弛也

半夜時回思舊之夢九重天闕隔千里其如咫尺也
望義人吾有所贈之汀有蘭兩岸有芷也不唯先生
之所不能自己者如是抑亦有識之相期者甚深其
所以為先生為憂者則唯疾病之為崇也願蚤除乎
二豎為世道而再起也獻訐謨於吾君赦生民之
憔悴也否者明道而授徒開後學之聽視也二者將
必有一得焉抑又所恃者蒼蒼之彼也豈謂所恃者
終有所不可恃而使先生遽為奇禍之所嬰福善何
如仁壽如何天莫測而理難揆也人事時運兩茫茫
其不足詰亦何所售其藥餌也邦國慘悽而失賢山

林寂寞空蒼翠也君子所為扼腕而悼嘆小人所為
彈冠而交喜也此小子所以斯文之哭之不已而其
所以為私情哭者又呼天而不已者也自惟狂妄輕
躁之質小又早孤而無所學焉其昏惰放縱之甚實
亦無所肖似也非先生之收恤之教誨之匡直之又
從而振作之吾知面墻之生永不免為君子之所棄
也春風庭除之散步秋月虛堂之忝侍也或執杖而
尋行或靜坐而拱手也或清談之諄諄或鐫誨之切
至也上而天命之微近而人事之誼也大而經綸之
法切而近修之軌也論難反覆必極其歸趣蓋以母

隱乎爾也謂我消磨乎客气務宜涵泳乎天理也豈
斧梁以勤邁必先由乎平易也多面命之慙懃亦言
喻之不置也唯薄質之殘率恐不克乎遵履也思奉
戴之罔極敢替心於終始也但有遺憾抵死而難忘
者蓋自甲子以迄十年之間獲進陪於左右者僅止
於四也既緣私門禍患之連仍未嘗有半歲之無事
雖欲徒步往從之卒業而不可得焉而亦豈非微誠
之不篤而然也則每向風而愧恥也憶昨去歲之秋
高軒暫滯於龜城蓋將赴 嚴召而病不得以進前
則遂索路倚之村舍而僑寄也江方士子咸來拜謁

而小子亦叨半月之執簪也湯藥之餘時獲奉承清
誨半生疑晦豁若雲霧之披也自顧頑鈍之莫變依
舊昔日之庸鄙也空負十年之教育愧瞻德義之充
粹也朝徹盡而忘胸臆之所存仰質而不諱先生亦
為之剖析解破傾倒乎底裡也謂余長懷索居之嘆
子亦無伴而踽踽盍亦來我乎娑娑林壑之幽邃也
新搆精舍端合宴坐而講道滿舍龍遺經漆願與子共
入室而嚙齋也禮學精密不可以不講而最苦儀禮
之難讀則尤欲與子共數月之論議也於是小子之
不敏亟欲趨走請教而又憫私冗汨沒不可遽以自

既則不敢即以奉唯也然矣心則靡他唯歲月之是
竦忽奉別而退私音容邈乎千里也猶尺書之警誨
得蒙荷乎息庇也嗟今焉其奈何忽山樛之摧圯也
儀形永隔不得以復覲慟心肝之如燬也何天禍之
斯酷哀萬事已矣也獨念夫隆緒之茫茫伊有手者
孰是也弱力不足承當恐祇為師門之羞辱然敢不
竭其心力繼之以死也耶重唯不腆之文豈敢為先
生之狀也哉蓋欲奉之以求幽堂之銘誌也日月忽
其不居即遠期之迫逼也柳車飭而縵縵具行路咸
其隕淚也親朋畢其會集紛奠賻之來致也矧小子

之疇依痛豈但乎鋒刺也奉時羞以羅前薄寫情以
代贄也奠單杯而慟哭交兩頤之滂泗也幸先生之
不昧有以鑑此之誠意也

遺事

德溪天性篤孝十一歲遭親喪方其疾革也日跪庭
一再拜號泣而禱曰天乎願活我父及執喪跪拜瘞
踊不離殯側雖成人善居喪者無以尚之鄉黨稱
為誠孝童子其後丁內艱三年啜粥守廬哀號未
嘗一到門外

明廟昇遐德溪時以兵曹佐郎方喪三年羸損沉瘁

親舊或勸行權道德溪曰方喪臣子之所盡心豈敢喪服而食肉乎

德溪年小讀書終日靜坐心與眼口都在冊子上有時客至問以某事德溪讀書不輟略不與之究竟德溪嘗入淨水寺讀書前後十餘年閉門危坐書不動膝夜不交睫或低聲讀誦或靜嘿對案未嘗與寺僧交言

或問德溪曰危坐連日不動何以能耐久至此耶答曰此在習如何習久則自不苦耳

德溪嘗自言盧玉溪禛聞余索居窮經求與相見遂至傾倒論辨甚久凡吾所疑玉溪皆未之剖釋也玉溪所疑則或余所曉解者

退溪與德溪講論庸學極加嘆嗟曰此皆吾所未思索者聞合所論極是極好他書則吾於合差長矣又曰子強庸學之切極為精深此非造次所得非靜中體認研窮積久之切恐未易到此退溪先生曰子強資性朴實用力於此學亦甚懇篤真所謂益友也

南冥先生與德溪書曰老夫閱人非不多矣獨於先生勉以出處之義者嘗見君喫飯不從齋背從肚

南真別集卷六
十一
裡下也

又曰吾於景餘則勸之進子強則挽而退祿仕與行道固有異也但吾擬子強母亦望之太重耶

景餘裴浴

字

德溪為吏曹即以矯積弊甄別黑白不避惡謗故群小尤忌疾之

德溪為銓郎陵祭執事差定時頌相李浚慶之壻亦叅其中李相為序簡以丐改差德溪不從李相聞之曰不道今者得見直項如此守愚堂曰論此事曰頌相之簡非也以佐郎而不從真是希罕事然

從之亦無大妨於義理若將來欲為大手段者則不當細瑣事每見忤於在上之人也

許草堂暉為吏曹叅議時德溪為佐郎草堂議論與諸負不合諸負皆難之德溪曰議論矛盾勢難同在一曹且作成之任尤為極重正合於草堂遂擬大司成望一時之人皆以為駭異且謂草堂專不辭色德溪亦不相貳及德溪歿後草堂入侍 經筵自 上語及德溪事草堂極贊憐悼不已聞者莫不嘆服

守愚堂曰子強立朝取友之際雖或有見識不明處

然慤直忠信有古人風

長德溪之子嘗往拜守愚堂守愚室曰汝先君信厚質直

善惡無所隱於朋友汝亦能然否

又出亦德溪書簡五六度於長曰垂涕而言曰近世信厚不欺之人也於今安得復見乎

鄭藥圃貞簡公

墓誌略

鄭蘊

公諱琢字子精藥圃其號也生於嘉靖丙戌十月戊午九歲喪母夫人二十一歲而孤猶能自立蘊然為大儒壬子中司馬戊午登文科初入校書館人皆以

為屈而公略不介意勤供職物俄遷典籍拜司諫院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譽譽有古直臣風選入玉堂為修撰歷禮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至執義弘文館校理吏曹正佐郎議政府檢詳舍人萬曆二年以副應教陞為同副承旨轉都承旨五年由禮曹叅議出按閩東節七年春復為都承旨八年陞嘉善九年拜吏曹叅判十年陞資憲為漢城判尹歷禮兵刑三曹判書居家宰者三長憲府者八庚寅朝京師時處士崔永慶羅諗鋒寃死獄中公既還言者搆公嘗官其茅餘慶坐落職冬始叙判禮府轉左右

議政贊成壬辰海寇卒發直向京城 宣祖大王蒼
黃西幸公以內醫提調扈 駕至平壤賊鋒已逼朝
議以鐵甕為歸公以為京城既不守所持者涇江天
塹而又棄入深僻非計也中路脫有潰散之患悔之
無及涕泣爭不得既至寧邊吏民果先潰無可為者
於是分朝之議決矣公以貳師從 分朝急趨伊川
路搜不克達轉向義州一行危懼多變服顧望公嘆
曰天若祚我東必無此事設有不幸豈以私智免其
臨亂無苟免之意毅然不可撓當向寧邊時同行諸
宰猶不忘舊時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為天下之義理

無窮故人之所見容或不同當此國事危急之日要
當懷心殫慮共濟時艱何不悅之為於是作異同辨
以亦沈忠謙癸巳正月會大朝於定州公受 兩朝
命犒慰天將李如松宋應昌等奔走無暇日俄受
命護衛分朝南下追及於湖右往來兩湖間掎鎖擴
賑門以活飢民未幾陪 分朝還京于時三京已復
而賊猶據海隅朝議出下策欲與為和公大以為不
可曰倭奴詐譎不可信彼若加我以無禮責我不可
從則何以應之曰力陳恢復有五兆劄將上幸而
上意不為和議所動故議不行公亦寢其劄初 上

命諸宰各舉所知公薦郭再祐李舜臣金德齡等方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御一方立偉功皆為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賊甚畏之當德齡以事論死時公極言其臨敵殺名將以自弱甚無謂上亟命赦之其後竟不免賊果酌酒相賀云惜乎公言之終不見用也乙未正月入侍朝講曰言已丑寬獄語及盧守慎等事蓋當時所難言者而公能發其端以為後日昭雪之根柢矣於是上知公可大用進拜右議政公之初隸芸閣也時人為之語曰政丞歸校書館至是其言果驗則公之公輔之望已定於釋褐之初

美公出謝未久適有黃廷或獄事兩司論委官傳寬之過公即委官也上章固辭適受知中樞丁酉春賊將清正等復勒兵連陷兩湖州郡所向無前公再劄請行邊宣布德音振作士氣庶幾萬一報效辭意感激朝廷憫其老不許已亥上命錄臨亂偷生者姓名榜示朝堂公以為此輩固可罪但抄啓時聞見或不能無失間有枉被者當此大霽之日獨廢愼終身恐非王者宥過之政上以為然竟釋之公年過大閑早有懸車之意以時事未定不敢請去至是年秋請省墓受暇而南終老計也庚子陞拜左議政控辭

不赴 召上知公志不可奪勉從之仍 命遣長吏
存問加賜食物癸卯乞致仕時公年七十有八矣
上不得已許之遣史官宣諭極褒嘉之其冬策扈從
功 賜忠勤貞亮號封西原府院君仍 命本道給
奉朝賀祿公上章極陳難受之義 上優旨不許乙
巳九月十九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訃聞 上震
悼不能臨朝者三日 兩朝俱遣官吊祭 具數備
至明年二月庚申以禮葬于醴川之南位谷良坐坤
向之原惟公稟質清明儀表端重李議政浚慶善知
人一見公深咒之曰貌猶雌隲日必大貴在京師有

相者見之曰君真仁人當濟萬命蓋其和順積於中
故英華之發於外者不可掩如此師事遺溪南真兩
先生實有薰陶之益於是知有為己之學而加踐實
之功不以口耳為事於經史無不貫通而尤好庸學
至老猶默誦不輟篤信小學書嘗舉許魯曾敬之如
神明尊之如父母之語曰學者苟如此何患不至聖
賢欲抄群書為小學行義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義
而不果成至於天文地理象數兵家之流無不旁通
涉獵得其歸趣以為士不知兵不足以當大任故於
八陣六花等法尤加意焉平居未明而起整衣冠端

些終日無惰容待人一以誠無矯飾臨事謹重不輒
叢叢亦不可撓奪矣蓋公不但天資近道其得於師
友淵源之學為不可誣矣至於脫節又能奉身而退
婆娑丘壑若無意於世事者而至聞朝庭得失憂喜
若在其位任其責者嗚呼我國名公賢相崇功偉業
之表表可稱者不無其人而至論其淵源之正如公
者幾何人哉不戒履蒲僊勉當事必待顛躓而後退
者比比有之若公之隨時行止終保全名者蓋無聞
焉以余觀公豈非今之令德元老乎

遺事

子精與吳子強六道最深嘗共事南真先生丙寅商
真赴 召時子精出迎江上及甫拜子精設依舊
侍坐其執弟子之禮如此

西厓先生嘗曰公蔚然為一國元老懸車養高德義
範世遠邇所共瞻仰

崔守愚堂

行狀略

公諱永慶字孝元以嘉靖己丑生生有異質幼兒時
在人家得珍果異味輒不食問之則曰思以進父母
大父母讀史至麥穗歌嗚咽垂涕不成聲人知其非

常見稍長口無俚近語步趨有法度儼然有學者氣
像佐即公考也歿執喪一依古禮服闋家貧親老龜
勉科文所欲不存焉母夫人墜傷病危刺臂血和藥
以進得甦後丁憂哀毀幾不勝及葬竭力辦油灰三
年廬墓朝夕上食必有魚肉大雨市道不通哭於墓
有虎將猪來置床石上及來晉陽先忌已近無肉以
祭悲嘆終日有猪來入園中殆誠孝所感也兄弟婚
嫁畢先業當分不要均一只計饒之為多小一洞張
其行義申于該曹授慶州叅奉不就升秩除主簿不
就後連授守令都事佐即等官皆不起家計屢空日

間不舉火或勸曰同力等浦堰謀生不妨強之不許
曰貧富天也此非吾分內事身上無完衣出入借於
親舊以著不以為意晉陽有舊田廬將老焉適授司
畜曰吾家世臣今又累蒙 恩命畢竟逸然而去於
義未安乃拜 命將南行廬公守慎累留之不回致
書曰執之病大矣公復曰通之害亦不小矣至晉陽
與若干同志建南真先生書院于德山洞公性嚴正
寡慾愛人好賢疾惡不小假借見人趨附時勢視如
塗豕在漢城時與牛溪成渾有舊渾自坡山來城中
公將訪焉聞與沈義謙交密不復往李栗谷珥初登

朝人皆謂古人復出公獨言其不然公見士論多歧
名利是爭不欲近朝市再授持平皆不赴等一屋竹
林中命曰守愚堂有菊若干菴梅若干本蓮數莖鶴
一隻馬及逆變起湖南梁千頃金克寬洪千璟姜滢
等捏造吉三峰之說三峯初不知有無虛實便稱爲
賊與逆賊鄭汝立通未久變稱崔三峯陰嗾趙應箕
謂崔三峯常會逆賊于萬場洞告于兵使李鑑密移
于慶尚監司金晬因于晉陽獄金吾卽至欲脫板枷
公向之再拜曰君命也不可脫滿庭吏卒皆垂涕
繫在 王徽日必面 闕坐未嘗少變家奴若干輩

亦被逮當供辭同繫人曰奴若失辭禍且不測請指
教公曰渠當自爲我何與焉終不逆委官欲因奴誣
辭以及公沙火鞠甚酷奴終無亂辭委官鞠逆家奴
曰有崔三峯者往來爾賊家耶奴曰嘗見之矣其人
有二毛乃以公三易衣置群囚間使奴認之終不得
公色不動不爲懼不爲幸有必欲害公者言渠首猝
黑意鑿去也公聞之笑曰昨夕始聞賊奴辭雖欲鑿
去柰暮夜何且誰爲鑿者人眼其量公嘗自晉陽乘
子在城中因李潑見逆賊面目後借友人簡尾相問
至是其書下鞠廳問事卽李恒福恐公忘了諱之起

旋於外曰崔其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死乎公方省
覺置辭以實委官無如何不得加一技李之力也獄
詳入自 上察其無辜 特命放出公既免寓於人
家成牛溪令其子文濬賣斗米來曰此米可為還鄉
路資仍言何故見疾於人至此公答曰見疾於乃翁
甫翌日憲府請更鞫逮囚委官令獄皂摔曳拘傷困
辱備極公在獄嘗病委官臨鞫數遣醫診問最後帶
銀人來請診甚堅公徐縮臂曰這病非委官所能治
終拒不聽時自 上聞公病危 命罷主刑即公雖
久繫常危坐未嘗欹倚一日顏之揚揚如昔食罷神

氣遽惡就枕扑士吉

同時繫獄者

旁人皆驚怪家人欲

試之請寫一字送來公徐起大書一正字畫已訛顧
士吉曰公能識否有頃而卒獄事方嚴士大夫戰慄
齟舌不敢發一口李恒福獨於公會稱公曰渠老置
死生度外不可及也左相金命元亦曰拿入鞫庭令
人凜然起敬其平生所養可知云云精神氣魄固可
動人平生自持嚴毅正直表裡交盡充滿發揚自茲
如此也後金東岡字顯為憲長論 啓竄鄭澈申公
寃自 上命贈大司憲恤其家小公少時一蹈規矩
自飲食衣服至動靜行止無不正正有則望之可知

其為人與人言開口吐懷靡有餘蘊於同志同氣輒
忘形焉然於人小許可人皆畏憚愛慕者亦多者書
未嘗文字上過了必求切己致用見人耳入口出不
務踐實者心疾其虛偽以此大為俗所疾且生長都
下備知士大夫心跡好惡取舍斷不苟為清議所
稱道兇黨必欲甘心故其禍獨慘焉

遺事

公為持平時上疏辭職其疏略曰當今國是靡定公
論不行朋比成風紀綱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鎮定
使徇黨之徒不得肆其膏臆責在臺臣雖使古人

處尚或其難况如臣鈍愚無識其何以當之乎

公自京南歸成大谷贈一絕曰心如秋月照潭明人
境紛華肯著情借問南歸何所樂頭流山入眼中
青

吳德溪健為吏即時始得見守愚堂謂同僚金孝元
曰吾見當今第一人物孝元遽答曰見吾崔丈耶
閔幸村純曰孝元飢寒入骨猶泰坐肯襟洒落常樂
易非安貧樂道者不能也每稱舊友及公卒門人
有以悖慢語加公者絕之

安敏學初訪守愚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牛溪曰吾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蓋往之牛溪入
城委造焉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
草滿庭俄而守憇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
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牛溪甚悅
退語于白叅贊曰吾見其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
矣叅贊驚異之

公有一子弘濂歿死傷痛不能食只以酒自抑規模
少異

公晚年頗不信讀書蓋見世代間假學道以取名利
如李邕以中庸造故帶

公在獄有士人林眈者同繫請問攝身之要曰君表
德甚麼對曰子正公徐曰是字終身念之可也

公一日論食欲曰吾偏嗜葷菹方昇致獄時見市廛
不鬚軟滑者不覺流涎人慾之可懼如此

公相識人意是尹起莘亦繫獄公食西菘甚美割一邊分

送人曰公不亦齒間留酸耶志同禍公笑曰禍福
有限非此果所能究竟也

王徽問有直雖薦紳囚繫其凌挫無顧忌事公處若
良奴僕事嚴主雖在造次未嘗卸冠服而卧

同時柳叅奉明仲繫晉陽獄公與之書曰萬事莫非

命也但當順受其正

守愚堂嘗造百梅園訪寒岡時當仲春梅花滿叢座
客皆嘖嘖稱賞守愚堂呼奴持斧使盡伐滿園梅
樹衆皆恠而止之守愚微哂使奴戒梅曰所貴乎
汝者當白而巖整節操可見今與楊柳爭春汝罪
當斬而被他赦止汝後當知戒蓋因物以警人也
守愚嘗訪寒岡信宿留話寒岡洗梳冠巾一視守愚
不敢異同門人問其故寒岡曰待長者禮當如是

宋叅奉

行蹟略

李壻

公諱師顧字敬叔庚辰生庚午司馬以薦授慶基殿
叅奉未幾棄歸卜居伽川新淵之上因自號曰新淵
環堵蕭然不殺風日衣弊飯糗人不能堪而處之裕
如孝友之行絕出等夷温醇樂易愷悌和平於聲色
澹如也於名利泊如也一毫不以求諸人早從七峯
金先生受學往來南冥曹先生門下先生稱之曰宋
敬叔真烏金也言其有實德隱行而人不知也其德
行為一時儕輩所推許東岡寒岡皆稱丈而尊敬焉
鄉間後生立祠俎豆之

祭文

鄭遠

南寧別集卷六 二十二
時運不幸島夷跳梁屈指如今已十餘年而鄉間小子始還故里則山川依舊人物俱非蒲目懷搦有不可言而先生堅貞之操溫毅之風亦不復得可見矣披拜宿草感愴盈襟聊陳薄奠用伸卑忱惟靈不亡尚其鑑茲

遺事

公天性溫良懷真守拙不喜浮華不露圭角機牙矯飾之念詭屑卑薄之言絕於心口博覽群書而唯聖經賢傳是究是思悅義理之為藎而味衆人之所不味

公嘗為星州教授時有一學者金請學春秋而願抄六白傳公曰士子為學不可取舍經傳深竊章句也守愚堂嘗來訪寒岡於檜淵時四隣名士皆聚新淵亦來會守愚見其至即下階迎拜言必稱先生其見敬禮如此

守愚堂嚴毅方正於人小許可而其待新淵必禮貌曰我曹先生待公亦愛敬云

鄭寒岡與公生同一鄉相住數里許尊敬而愛慕之待之如嚴師相與講求義理與一鄉士子約為月講之楔而文會之日常以公為極尊者必稟行其

賞真詞

李教授

行錄略

李魯

公諱濟臣字彥遇自號陶丘正德庚午生實中廟五年也有忠孝之行清狂之節少隆文藝嘗於設鮮作蘇軾論考官覽之大驚擢置第二嘗與襄洛川紳遊國庠上書明倫堂請行年齒坐事雖不行聲名籍甚見時事將有不靖之漸欲溷其名迹為清河教官仍佯狂不赴舉未久乙巳之禍作從南冥先生於方丈山下居焉遇有水石清幽輒移之無定所嘗服

仁朝三年為作桐林別曲以見其志產業頗饒而壯財好施散盡不惜或時屢空而曠然不以為意也其為詩率意應口不致精思而其天得之句無非警絕人多誦之嘗登三嘉金城山作四韻其一聯曰巖下清泉新雨水石間枯竹古僧栽南冥擊節嘆賞南冥之美也士子之會者殆數百餘人吳德溪以吏部郎在門人之首立于東偏崔徵士居其二將題主鄭寒岡金東岡鄭仁弘以為題主者當素服而寒岡充力主其議餘人皆曰宜從國制著吉服久未決公以弊衣破笠立其西偏抗手歷位而進曰吳正郎以先生

高第位望非輕朝廷大事尚且叅決宜定于一言德
溪謹慎人也謙讓以未敢公輒正色大聲曰此足下
所以得銓曹地也德溪微哂之崔徵士曰是翁矍鑠
壬午八月無疾而逝享年七十三門生親故以喪旋
葬于宜寧。

遺事

公賦性清高膏中無一點塵累自經乙巳之禍放情
物外無意斯世常以詩酒自娛飲酒微醺輒吟詩手
撫瓢琴且彈且舞傍人莫知其意也常謂後生曰若
等年少不知己卯乙巳之禍也或採春山薇蕨或釣

前溪風月徜徉水石間以至終身

鄭慎乃凶魁袁慤之子楊之弟也一日因遊山求見
南真先生先生見之李公濟臣問曰先生何為見
此人也先生曰豈可以父兄之惡而拒其來也李
猶不快於心先生曰袁慤之言亦不可無也
仁廟之薨公為心喪三年每值其諱日則整衣冠
獨坐虛啼太息默然不語

公常圍碁又好射草南真警責之公以詩謝曰看碁
口絕論人語射草心存反己思南真極稱嘆

南真先生嘗避寓於公之德川茅舍公侍坐累月不

妄言笑略無情容先生曰人言妾遇恢諧吾常見
收斂何也對曰濟臣見他人則自不知恢諧見先
生則自不知收斂先生微笑曰此妾遇所以得伴
狂之名也

壬午春公謂家人曰今年我必死矣常飲水曰洗腸
胃而歸至其沒之日早起冠帶而坐口占一律曰
望野黃兼綠看雲白又玄陶翁知止處只是為寒
泉顧侍者曰今已巳時乎對曰然即脫冠授侍者
怡然就寢而逝

公之亾也河覺齋以詩笑之曰異人神人不羈人三

人化在一人身世以為公之實錄云

河覺齋

行錄略

陳克敬

公諱沈字浩源弱冠事南冥先生先生愛其才高志
篤遂勸讀小學近思錄諸性理之書自是餘事舉業
學專為己日講明義理先生每稱吾得人而教誨也
先生歿為服心喪三年與宗族同居一洞俱得其歡
心至於俗子武夫無不悅其為人焉丁卯中司馬以
薦再除叅奉皆不就卜新居于大覺村因自號曰覺
齋晚年還舊居題其堂曰來復素多疾病罕出入與

守愚堂文密及守愚被禍公製疏欲伸理不果享年
五十餘以疾終

鄉祠奉安祝文

吳長

有偏海隅大道其否垂三千年昧昧聽視帝爰有盡
發我南冥砥柱衝波揭此日星惟時及門隨分得願
慥慥宮墻道邇不遠載焉其受曰惟先生貞良惻怛
易直聰明學遵敬義行全孝悌嗜善為糧從書作契
于泳于涵匪遽匪暫玉琢愈溫水靜彌淡介然自守
終始無虧是謂學則吾徒之師歿雖徇道慕切等塲
不謀其翕顧瞻增傷祭社徵古因居倣式圖先生祀

捨此奚適有翼其宇有妥其靈吾心雜誣匪為瞻聆
庶幾有臨相我寸誠存存心目顧天之明非中無道
非正無學昭揭自今永世無斁

遺事

公氣質清高耿介拔俗望之知非塵世間人物人稱
為雪中梅

覺齋嘗染痘疾方危殆南冥先生親往救藥得不死
覺齋嘗言吾方疾甚昏悶時先生入門而坐則每覺
沉痛去體精神蘊泆去

公與守愚堂氣像雖不同而甚相敬重守愚嘗曰浩

源沙上白鷺也

吳德溪曰浩源氣像沉靜處事從容先生待之甚異
而文稱吾友矣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六

